

足跡

——再生——卷

蹉 跎

再生作

無錫通靈橋製書社

上海出版公司

一九三〇年八月初版

1—1500冊

實價大洋四角八分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目次

上卷

萊小姐

春晝

燕子啣來的花瓣

廊下

下卷

真如

獻給母親

她最先教我認識愛

萊 小 姐

愁人別是一般情——朱淑真

近來我的記憶力，不如從前了；過去的事蹟大半模糊，有的竟至回想不起。

這是三年前的事，那時我不過十四歲；年數不

多，憶起還算清楚。有一天，大約在那年夏日，有一個姓謝的販綢客人來看房子；我家樓上本有三間住房空着，他就看定了那幾間。過了一星期，姓謝的綢商全家搬了進來，一家四口，倒覺清淨。謝先生夫婦，看上去年紀約摸四十左右：僅有兩個女兒，一位就是萊小姐，我記得是十六歲吧，一位很小，只二三歲呢。數日後，我與萊小姐認識而且熟悉了，暇時常在她房中坐着玩，直至老媽媽或是母親屢聲喚我，才肯下樓。我雖同她常在一起，可是她的容貌我從未仔細看過，年稚無知，那裏想到這些；到今連怎樣一個模型也記不得，總之是很清秀的。

我記得萊小姐有種古怪的習性，常是要哭：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也是永久的疑惑。她見了什麼悽慘的情景，聞了什麼沈痛的故事，別人還未動心呢，她却別有心腸，已經兩眼通紅，接着眼淚奪眶而出，流過兩頰，一顆顆落在襟上。我們常同她

廝混慣了的人，每見她雙眉緊聚，清淚欲流的光景，不由得表露同情，間接地也感着她這時心頭的痛與她鼻際的酸。有時並不爲了甚麼事，她心城像是受了悲傷的襲擊，眼淚突然間淌下，自然而然地抽出嚶嚶泣聲。我們真不知窈窕靜嫻的萊小姐，怎麼會養成這樣奇特的脾氣。

她從校中散課回來，放下書袋，不是拿着枝鳳簫臨窗嗚嗚地吹，便是執着本詩集對花朗朗地讀；對於功課似乎很是淡漠。

那時鄰近都讚諛萊小姐的簫吹得悠揚清靜，動人聽聞，可稱淑女幽致；而我的見解似乎與衆不同，覺得她吹的音調十分悲切，像含有千言萬語，傾吐無從的情景：這或者是我小時的神經過於敏捷吧。當輕妙的簫聲，領着萊小姐的隱痛從窗口落下，院內一花一草一枝一葉都如觸着不快之感，低頭傾耳，默默然似擔重憂。她吹的終是幾曲老調，花三弄與花六板，早上晚間常聞她吹這兩個，我却並不

因此而厭聽；老媽媽譏她“壽星唱曲子”我頗不以爲然。

我最歡喜聽她讀詩，有高有低；有徐有疾；比我校裏唱歌教師喊的那種令人聞了都要麻肉顫心的溜調，真要好聽得幾百倍呢！有好多首詩，悉被我聽熟了；在閒散時候，常要當作小調脫口唱出來。她吟詩的腔調，我學來頗得神似；因此每當我這樣的唱，鄰伴都要指着我笑，瑤更說我與萊小姐同化了。聽熟的詩至今雖已過半忘却，幸而猶能記得一二。寫在下面的幾行，就是她平日愛誦的斷句，也就是我當年當作曲子唱的調兒：

“……高才脫畧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執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閒悶閒愁百病生，有情終不似無情。……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此外還有一闋詞，萊小姐曾自己代爲製譜，編

成一曲有音律的調子；我記憶也最深刻，到現在還能從頭至尾一字不遺，依着節拍背唱出來：

獨行，獨坐，
獨唱，獨酬，還獨臥。
佇立傷神，
無奈輕寒着摸人！

此情誰見？
淚洗殘妝無一半。
愁病相仍，
剔盡寒燈夢不成。

有時她讀詩也要讀到哭起來。憶起有一次環無意奚落她說：

——萊小姐，你自己覺得羞嗎？鄰家的女兒比你少得十幾歲，也不哭了呢！

她聞了，以爲是環有心譏笑她，面上一陣羞紅，一陣變色，惱怒懟恨的神色現於眉尖；適若靜駐着的秋水，受了急雨激盪，登時掀起不平的波浪。爲了這事，萊小姐後來有好幾天不去睬環，兩下於甬道或廊下遇見了，大家假裝不曾看見，視同陌生人。我祇怪環太魯莽，不應這樣嘴快；得罪人家的話，隨意衝口而出，絕不想想前後。

因爲她如此愛哭，我們都要當面取笑她，說她是個工愁善病的林黛玉；她低下頭只當沒聽見。每次聞她哭時，我同瑤常要上樓安慰數句。瑤一面用手拍着她微聳的兩肩，一面帶着滑稽態度笑說：

——林妹妹，不要哭了；寶哥哥就要來了呢！

這樣一來，她就忍不住也笑了，但不滿幾秒鐘，她那含淚的笑容立即斂隱。有時安慰不來，我們就拖她下樓，用袖替她拭淨面上的淚痕，同她往街上走去，她纔不得不停住哭了。

我們中間沒有一人能明瞭她究竟爲了什麼緣故

常常哭泣。瑤與我好幾次拉住她婉聲追問，我也曾背着人私下問過，她老是不啓唇。有回問的她發急了，她掙脫我們的手，半嗔半差地走開，像是怪我們不應如此多事；行不多遠，又隱約聽見她在嗚嗚咽咽地拉着泣音。我們祇得去問她母親，她母親也推託不知，說她天性喜哭。我却不信；人的性情都是生後被外界養成的，那裏來有天性；萊小姐的哭一定有底細在內，只不願對人直陳罷了。

過了半載，是那年歲終，謝家就搬走了，萊小姐自然也跟着去了；臨別時的情景，我已全然忘懷。聽母親說是因爲謝先生在這里生意不佳，所以搬回杭州去了。搬走後，她曾寄給瑤兩封短信，不過寫些一路平靜，安抵家鄉的套話，以後就永未寫過信來。我催着瑤寫了好幾封信去問候，可怪直到如今沒有片言隻字覆來。她寄來的兩信，至今我還保存着，萊小姐留與我們的紀念祇有這一點兒值得睹物思伊；這二通短札在我們看來，可算珍逾尺璧了。

別後三年之內，不知她落掉幾許眼淚，哭過多少回兒，不知有誰在她身邊輕聲慰問：我們真一些也不曉得，簡直如石沉大海，音息渺渺。她今年算來已有十九歲了，怕已嫁了郎君了吧？如其他嫁得一個美貌富情，長於體貼的少年，那真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真應該前去躬身賀喜呢，那麼又爲何不告訴我們一聲？我疑惑的心，不由得想到不吉祥的字面上去，——萊小姐死了吧。否否！決然不會；我知道那用天工刻鏤成的人兒，決然不會無緣無故就歸真的；那麼又爲怎不送一個信來，累得我們一家日夜望念着呢？我們現在不能聽見有人哭泣，更不能聽見有人吹簫或詠詩；聽見了就要加倍想念這位絕無回音的古怪小姐，爲着她那奇特的脾氣與蹙眉的愁容憂慮而不樂。

路遠途阻，我們祇有遙遙祝福她平安康健。

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春 晝

春晝漫漫。

我走過廊下，環與可麗臨窗坐着下圍棋。

滿院寂寂，一無聲息。幽緻修長的綠竹，亭亭

地立在微熱窒悶的空間不擺不動。耳邊一句鳥語也不聽見。蝶影欸欸，繞着欄杆上下飛舞。

我深恐驚破這莫可名言的靜境，輕輕移着小步；轉一個灣，走近廊的盡處。我見瑤的房門虛掩着，隱聞內有低吟之聲。側耳細聽：

“……居人愁臥，恍若有亡。……一赴絕國，
詎相見期。……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
長河湄。……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
傷如之何！……與子之別，思心徘徊……”

聲止了。我暗自推門進去，見瑤憑着繡架對壁畫作遐思。我走近她，她還不曾覺察；我有意提高喉嚨叫道：

——瑤姊，你癡了嗎？

她被我這一驚，呀的一聲從椅中跳將起來；安一安神，一手亂拍着胸，一手指着我不耐的厲聲說：

——你——你這促狹鬼，嚇——嚇死我了！

我在一旁手舞足蹈，格格笑個不歇。忍止笑又

說：

——你又在想念海外的可敏了。恐怕他不在想念你呢！

想不到她要過來擰我的耳朵，我仍是指手劃足的說得有趣。我是不隄防，又是難逃避，右耳已被捩了一下。我按着無辜受痛的耳朵，勉強支住眼眶中將要淌出的淚，虛裝着原有的嘻笑而說：

——愈打愈要說，還要說給姑母聽。

瑤生氣的向我奔來，我知道她不懷好意，連忙奪門逃出。回頭見她立在門檻上憤惱的指着我說：

——淘氣的東西，你用心着；回來告訴了母親，罰你一頓夜飯。

我含忿回到書房，暗想這次被她擰了一下，心實不甘；決不與她好好罷休，終該想個報復的方法，出出這一口冤氣。於是尋了一張紙，寫上一首朱絳的“春女怨”：

獨坐紗窗刺繡遲，
紫金花下囀黃鸝：
欲知無限傷春意，
盡在停針不語時。

我在背面糊了一些漿，徑赴瑤處。可麗與環見了跟來問我什麼事。我連忙向她倆搖手示意，叫她們不要作聲，於是把前情述了一遍。環笑對我說：

——璞哥不要淘氣了；瑤姊是不好惹的，回來告訴母親，真的吃不到夜飯，白白餓了一頓。大事變小事，小事化無事：我看你還是免了吧！

——不關事的！她捩了我一下，我那肯與她甘休，要知我也不是好惹的。母親罰我，我祇要使老媽媽一疏通，一勸說，那就沒事了；只望你不要在旁邊帮着瑤姊鼓煽就得啦。

——好呀！我是勸你的，怎麼帶起我來了！真所謂“忠言逆耳”——橫豎與我無干，你去管你的吧

；却不可拖累我們兩人同下泥水，不可“帶累鄉鄰吃薄粥”的呢！

於是三人暗暗走到瑤的房門口，見她還是坐着深思，彷彿釋家趺坐般的一無聲響：實足令人發笑。○我就把那寫着詩的紙條，輕輕黏在門上；三人忍住了笑躡手躡腳的走開了。

母親買物回來了。過了好久，還不見有何動靜；我看看瑤的面色，好像沒事一般；她祇告訴母親說我同她打擾，母親責了我幾句也就罷了。我心知有變，想她走過不曾看見吧。我暗自走去一看，紙條已不翼而飛。我疑心這一定是被環故意揭去的。我尋了環同她反話，她堅不承認。我看她情真，不像是被她揭去的：心中疑團莫解。

後來探知是被老媽媽撕去的，瑤並未過目。可惡喇！這次真真便宜了她。但從此也就放下了這個報復的心念。

燕子啣來的花瓣

正當催眠的下晝，我在春色綺麗的道上，一路捉着風絮，不覺追進了姑母的園門。只見林媽一人坐在門內洗碗，見了我隨即立起來招呼我。

——啊！什麼風把璞官吹來的？我們真寂寞死了呢！快請裡面坐吧。太太一早就到惠山燒香去了，單剩小姐與我二人守家，真冷靜呢！小姐現在前軒繡花：這樣困人的天氣，真虧她的。璞官請進去；我泡茶去。

林媽急忙忙地取了茶壺帶關園門而去。我歡欣地穿過廚房來到前軒。滿庭正落雪般的飄着輕蕩的柳絮，遍地錦茵似的舖着桃花月季等各色殘英。真見可麗低頭坐在階前的繡架旁邊，正在靈快地抽着翠綠的絨線，一針針刺着光滑的繡布。

我輕輕地移着小步走近她的背後，向下一看：——兩朵全開的紅牡丹，幾瓣卷舒的綠葉，一隻側翅斜飛的玉蝴蝶。她正一心一意的綉着一瓣半啓的大葉，全然未曾覺察我來。

偶見一隻紫燕啣着幾片花瓣，從花堆裏飛向樑間未成的香巢；巧有一片飄然脫了下來，不歪不偏的正落在她賦澤的髮際。可笑凝神的可麗一些不知

不覺，只管一上一下的動着綉針。我忍住了笑，暗將花片捻起，不料觸着她的頭皮；她只當是爬上來的蟲兒，連忙停針舉掌向頭上一拍，我乘勢接過她的素手而笑。

——累我久等了，妹！

——呀！璞哥！來就來了，爲什麼要躲在背後嚇人？謝謝你，讓我將這瓣葉子綉成，再談話吧；早上只做了一隻蝴蝶，真累人呢！

我放了她的手。

——你真有心有想；這樣悶入了天氣，虧你還能做着這樣精緻的工作，你不覺得倦嗎？

——不要多說了，求你那邊坐下吧！你看，只這一小塊，一歇工夫就完了。

我見几上放着一本石頭記，走過翻開而讀。

——妹，你新近看紅樓夢嗎？

她蹙額而現出不耐煩的神氣。

——是呢！借來的。

——看到那裡了。

——煩人的…！我懶得去看；聽同學說，後來黛玉是被寶玉害死的……。

林媽端茶走來，打斷了我兩的話。她喋喋不休地同我敷衍了許多空話，見我不大理會，就搭訕着去了。

我一翻就翻到葬花一節，摺着一角，因知她是看到這裡。

——妹，你剛看到“黛玉泣殘紅”一回嗎？

——唉！是的！真噪死人！黛玉就是被你們這班男人害死的。聽同學講，後來寶玉害死了黛玉，自己也懺悔而終於出家了。

——書上並沒說出寶玉害死黛玉，怎麼你連說黛玉是給寶玉害死的呢？並且聽說依原作者曹雪芹的意思，後來寶玉並未爲了黛玉出家，却是爲了貧寒而出家的，宛若甄士隱一樣；甄士隱就是寶玉老年的影子呢。補作者高蘭墅誤會了這層蓄意，所以

寫得不倫不類了。

她無心聽我這許多話，只是垂頭作活，也沒有回我半聲。我無趣地放下了書。室中俱靜，只聞綉針刺着綉布的細聲。

——姑母幾時回來？

她仍是不理我，我只得自言自語的回答自己。

——大約要夜了才得轉來吧；我待不到姑母回來就要走的。

我很感乏味，只得轉身向着庭中閒望。成雙的蝴蝶，忽高忽低的迎風對舞；一會兒飛上花壇，一會又飛上屋檐，一會兒飛下樹梢，一會兒又飛下草地。有幾隻蝴蝶，只管獨自纏綿於殘紅堆上，像是在尋什麼似的，徘徊不去。黃鶯躲在樹枝上，時輟時續的調弄簧舌，像是覺得沒有人去諦聽它的嬌音，所以有些不甚高興的神情。祇有勤勞的一對春燕，忽上忽下的銜着花瓣，極枝等各樣材料，趕築它倆沒有完工的香巢。我想起顰卿的“葬花詩”中有數

句說到燕子的，翻書尋看：

三月香巢已疊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

我細想了一會，若有所感的回過頭去，只見她正在伸着懶腰。我走近一看，只見剛剛繡成的那瓣葉子，青翠欲滴，愈加襯出牡丹的豔麗。

——這個繡好了，可要交給學校的？

——不的，自己做着玩的。

——真好！我真歡喜！

——你歡喜嗎？

我真有些猶豫起來了？

——歡喜是歡喜的，只是不敢啓唇向…

——好！送了你吧。

想不到可麗今天會如此宏量，我只半信半疑的心喜。

——當真嗎？當真送我嗎？妹，你又騙我來了。

她面上登時顯出不屑同我申辯的神氣。

——誰曾說過誑來！你究竟誠心不誠心接受這幅東西。

——誰是不誠心的！妹，你今日給我帶走呢，還是明日？……

她帶諷的笑了。

——說了送你，就急得這般。送你就說定送你了，誰要賴來！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講。

——好了！我索性再替你作上幾個字吧。你說題什麼好？須用雅妙的字句。

我支頰想了一會，只是想不出什麼佳的；我的腦經全被愉快克服住了。

——單單題上“楊妃濃妝”四字，你道可好？

她搖頭微笑。

——不好，忒嫌抽象了，你再想一個來。

我又聚神思索了一會，只是想不出什麼切實的來。

——我倒想着幾字，但不知好不好。

——說來我聽。

——“清香蝶先聞。”

——好！題得好極了！不過“蝶先聞”三字何不索性改了“蝶先知”呢。

——是極，畢竟高人一等。

——既然如此，下面還須落一個欸才對。

——自然的！

——我想用“璞哥惠存，麗妹繡贈”好嗎？

——好是好的，麗妹兩字我不歡喜，用我的別署可好？

——好極了！你也有別署嗎？說給我聽！

——秋籬舊友。

——不甚見佳。

——我頂歡喜菊花，所以題這四字。不管佳不佳，用它好了。

——這樣又要耽擱一天了。

——我明天絕早起來，替你趕製出來，橫豎幾個黑字是極容易的，你也在今日這時來拿好了。或者我送來吧，省得你再來；我本想過來望望舅母與姊妹們呢。母親幾次叫我來，我只懶得移步。

——那真過意不去了，千千謝萬萬謝，也顯不出我的感激。

——什麼話？你這樣夾七搭八，那我就不送給你了。

——不！不！我說着玩的。

——那麼饒你。

——妹，你想掛在那里好？書房裡好嗎？

——不好！

——怎麼呢？

——被你朋友見了，怪不好意思的。

——那麼掛在我房裡吧。

——對啦！這樣才好。你須配了一個美麗的木框，我才送你。

——那個自然，我正在這裏打算去買一個花紋的框子呢。

——唉！這樣才不枉我一番心思與一番工夫。璞哥，你坐着，我去叫林媽買點心去；我肚子覺得餓了。

她一溜烟似的去了。我低下鼻去對着牡丹細聞，真恍惚覺得有一縷清香從心蕊裡放出；再留神一看，蝴蝶的粉翅也依稀在振動起來了。門簾一響，我趕急仰起頭來裝做沒事般的站着。只見可麗翩翩走來，宛如古人所形容的驚鴻。我暗喜幸虧沒有被她看見，不然，見了我這副醜態，一定又要說不送給我了。

我們移凳並肩坐在階前隨談。漫天的風絮，滿地的落花。

——妹，你喜燕子嗎？

——那得不喜！我頂愛嘎嘎學語的雛燕。

——我看樑上的雙燕倒真是小家庭制的實行者

。

——真是呢！將來生出的雛燕，等長成了羽毛，也就飛到別處去自立門戶；可是苦了兩隻老燕，日夜淒切地喚着負恩的小燕。

——這倒沒有什麼可憐的；老燕從前做小燕的時候，也離了母懷逃出的：這正所謂果報頻仍呢。

——好像那位詩人有感於此而寫過一首詩的。

——可是元微之？

——唔！我想起了，恰是元微之的好友白居易

。

——對啦！究竟你的記心好。

——好像就叫什麼“燕詩”吧。

——唉！恐怕是的。

——我記得開頭兩句是，“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

——對的！我也想起有一句是叫什麼“燕燕爾勿悲！”

——是，有這樣一句的，其餘我們都記不起了。

——當年你我同塾時的情景，也大半模糊了。我記得這詩就是八叔公教的。

——是，正是八舅公。

——那時八叔公家的看門阿熾，老是捉往我們倆，強迫疊鼻或是親嘴。他那硬性的鬚鬚，腥氣的臭嘴……

——討人厭的！別提起這些舊事；我想還是忘了乾淨，留在腦中，怪難過的！

林媽捧着兩盆甜香觸鼻的玉蘭餅走來，我也忘了推却，連忘接了塞進嘴去。我到姑母家來，從

來沒有喫着像今天這樣有味的點心。我不敢說出好喫的話；恐怕可麗與林媽都要笑我。她與我不約而同的同時喫完，同時放下筷子，不覺相視而笑了：

——你終是這般起忙的，我喫飽了飯來的。

——不必假客氣了。既然不餓，那又何必喫呢？我頂恨這類怪無意思的客套。

羞我被她問住了不好回對。林媽帶笑收拾食具，倚老賣老的話舊：

——你們還同小時一樣淘氣。十多年前的情景，猶在眼前；一忽兒你們已經長得這麼大，眼見你們又都要成家了，怪不得我已老得不成樣子。

她的兩頰發紅，我也覺得不好意思。於是同聲催她離開。

——去吧！去吧！討厭的話多老太婆。

我倆接續講東說西，不覺白日西斜。階下的落紅慢慢地黯淡下去，蝶影，絮跡，鳥聲也都不見不

聞了：一庭靜得無可描摹。我就起身告辭。

——妹，我要走了。作准明日你帶了綉片來吧，我等你呢！姑母回來，替我請安吧！明天索性與姑母一同來！

——好了！聽够了！少說幾句空話，慢慢走吧！明朝上街，叫老媽媽買些蠶豆回來，我是最喜喫舅母親手燒的油豆。不要忘記了；忘記了我是送不送的，牢牢記着吧！

——你既然愛喫我母親燒的油豆，何不到我家來住上幾時；我天天叫人買蠶豆給你喫，我也頂愛那個。

——我母親怕我又要同你吵嘴，不許我來；我也不想到你家來住，前次環妹同我相罵的。我又怕你家守門的阿靈，常要伸出舌頭來舐我的鞋尖，我嚇得恨不能跳上桌子避去。好好走吧，我不送了，又是說了不少話，我們的話終是講不完的。

我也不再說了，走入後園，林媽殷勤地送我出

門。

——阿！璞官，你衣角上躲着一隻蝴蝶呢！

——哦！不是的，是燕子啣來的花瓣。

——哈！我的老眼真花了。

夕陽落了。豔明的晚霞，重疊地堆在惠山頂上。投林的歸鳥，喳喳嘖嘖的在半天亂叫；黃昏的蒼穹，彷彿變了一張滿潑墨點的彩紙。歡欣的我，沿着歡欣的歸途回家。

我把燕子啣來的花瓣，放入口裏一路細嚼，只覺甜香透心，不知是燕的涎香呢？是她的髮香呢？還是本來的花香。

十四年秋

廊 下

不用相約；也不用相邀，我們的一羣——母親，瑤，環與我——都挨次坐在廊下了。到了夏天，不管天上有月亮沒有月亮，不管院裏有風沒有風，

差不多每個晚上是這樣的。今晚的月亮比平日出得早，我們的笑聲，語響，也早已在這個彷彿浸在水裡的廊下飄漾了。

瑤仰頭向天上望了好久，忽地扭轉頸兒對靜坐着的母親說：

——母親，你看，今晚天上是非常的碧淨，我們就像坐在一個不染纖塵的透明碧綠的玻璃罩子的下面。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充滿詩意的天空。

環不停的揮着手中的蒲扇，看她的樣子，以為這時並不風涼；日中的熱氣，似乎還未渙散。她向瑤說：

——那還不算好呢！你看那天上的月亮，將身邊幾朵浮雲烘成五顏六色，使我們的眼睛看了，覺得很是怡適。

我聽她倆說得有趣，覺得嘴癢，正想將星兒也來稱贊幾句，但是又被母親搶去說了：

——天上的好處都給你們說完了，我來說幾句

關於星的話吧。在沒有月亮的時候，天上灑滿了數不清的星兒，就像一張鋪滿露珠的荷蓋。現在，你們看，不爭氣的星兒，見了月亮都躲避得不知何往了。只有幾顆不服氣的大星兒，東一顆，西一顆的疏散着，似乎與月亮爭光；但也不見得十分亮了，數也數得清了。你們試數！

我知道這是我的機會，我向四面八方約略地一看，最先對母親報告了：

——是十一顆。

——十二顆呢，東方天邊還有一顆呢！

我聽得環這樣的說了，說時還是討厭地揮着她的蒲扇。

——是十四顆呢，梧桐樹葉子裡還藏着兩顆呢！

我又聽得璫這樣的說了。我失望地向她那冷淡的高傲的面孔看了一眼，最後我終於賭氣地說了：

——你們這些貓頭鷹，誰同你們來賭眼力呀！

沒有月亮的時候，滿天星辰，就夠得使你們的眼睛發花了。

——嘻嘻嘻……

這是環的含有譏諷的笑聲。

——嚇嚇嚇……

這是瑤的表示勝利的笑聲。

母親看見我垂頭喪氣的樣子，就用溫柔的語氣問我：

——璞兒，你歡喜月亮呢，還是喜歡星兒呢？

月亮自然是我所愛的，但是我也愛星兒。我一時候說不出究竟喜歡誰。但是又聽得高明的瑤開她那哲學家的嘴唇了：

——母親，我是喜歡星兒的；若使月亮碎成千萬顆星兒，滿綴在天空裏，那末天空豈不是更有濶意了嗎？

我又聽得伶俐的環開她那演說家的嘴唇了：

——我是絕對反對瑤姊的主張的；我絕對擁護

月亮，我情願天上減少一些星兒，這是無關緊要的。一個月亮似乎不夠世人瞻望，何不將一部份星兒，併成一個月亮，同原有的月亮，一東一西的掛在天空：這樣天空豈不是更加明亮了嗎？

我忽然撥動靈機，想不到滿人意的句子也會從我牙齒縫中流露出來了：

——我愛月亮，我也愛星兒；看着月亮可以幻想，看着星兒可以深思。

母親稱贊我說得好，我心中也覺得欣喜了。我看瑤與環默默地相對看着，經我說了這麼一句，她們倆似乎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了。

瑤的底沉的語聲，打破了廊上暫時的靜默，好像欸乃的櫓聲驚醒了湖水的夢境：

——母親，我想起來了，昨夜我夢見滿天的星辰，都變了眼淚一滴一滴的落到地上來了，有好些還落在我們這個院子裡呢。

老媽媽洗完了碗，從廚房裏蹣跚地向廊下走來。

，聽了不禁大驚小怪的喊起來了：

——哎喲，這是什麼預兆呢？

我們都發笑了。母親看了老媽媽一副驚疑不定的面孔，就解說而安慰她：

——這箇沒有什麼預兆不預兆的；那是因為她日裏多幻想了，所以夜裏才有這樣的夢。

老媽媽似乎放心不下，長嘆了一聲氣，好像是鳴蟬拖長的餘聲。

我又扭着老媽媽講故事了：

——老媽媽，講箇故事給我們聽吧，你就講月亮爲什麼有時圓，有時缺的。

她仰頭想了一會，兩片乾癟的嘴唇就一開一合的動了：

——璞官，你聽着，這裏面是有個故事的。在嫦娥仙子沒有逃進月宮的以前，月亮是每夜像一面鏡子一般又圓又亮的。從嫦娥仙子偷了后羿——她的丈夫——從西王母處求來的“不死之藥”，連夜逃

進月宮裏去之後，她漸漸地感到寂寞，因而懊悔自己的錯誤，而十分傷心了。她的眼淚就像河水一樣的流了。有時候她哭得十分利害，她的眼淚把全個月宮淹沒了，所以我們在地上看不見月亮了；有時候她哭得不十分利害，她的眼淚只把月宮淹沒了一部份，所以我們在地上看見了弓兒般的半月，或是眉兒般的纖月。她一個月中難得有一天是快樂的，也許是哭得疲倦了，月亮裏沒有一滴眼淚，所以我們在地上看見了滿月。你們看見那月亮裏的黑影沒有？那不是什麼娑婆樹，也不是什麼月桂，那是眼淚未曾乾透的陰溼的地方呢！

——還有，在從前天河裏是乾的，到了七夕，牛郎與織女相會，也不用喜鵲來造橋。嫦娥仙子看得牛郎與織女一年猶得一度相會，反看自身，終年苦守在淒涼的月宮裏，因妒羨的緣故，所以眼淚流得更多了，她的眼淚就從月宮裏漫溢到天河裏去了。自從那時候起，天河裏便有了水了，並非是水，

却是嫦娥仙子的眼淚。天上的羣仙，都看不起奔月的嫦娥仙子，沒有誰到過月宮裏去安慰過她。哦，有一次，張果老曾到月宮裏去過一次，但是他那龍鍾的樣子，已足夠使得我們的嫦娥仙子討厭了。人間雖有許多癡男怨女與嫦娥仙子表同情，但是不能夠到月宮裏去安慰她，所以她直到現在還在流着眼淚。

我們都聽得發幻了。老媽媽的癩嘴合攏了，我們才好像從夢中驚醒轉來。母親問了：

——老媽媽，這個故事你從那裏聽來的？以前我也沒有聽見過呢。

——太太，這個是我隨口編的呢，我是騙着璞官玩的。

老媽媽笑了，她的嘴笑得也像滿月一樣圓了，只是黑洞洞的，一些看不見裏面有什麼東西。我們大家覺得驚異，想不到老媽媽有這樣的天才。

我仰望月亮，心中默想：“月中寂寞的仙子呀

！陋俗如我，夠不上同你說一句知心的話，但你總可以允許我向你瞻望，而傾吐我胸中的思念的吧！……”

——璞哥，你願意做嫦娥仙子的什麼呢？

環突來的問話，打斷了我的默想。

——我——我不知道！

我一時回答不出來。

——我願意做擁護着月亮的彩雲，璞哥，你究竟願意做什麼呢？

——我不知道，待我想！

我還是想不出來，我却聽得瑤對環說了：

——你做彩雲不妥，我想它是要被天風吹散的；我情願做月亮身邊的星兒——嫦娥仙子的侍者。

我想了一會說：

——我願意變做一團棉花，當嫦娥仙子流淚的時候，我就把她的淚眼吸乾；我想這樣就不致泛濫月宮，我們也可以夜夜看見滿月了。

大家指着我發笑，我也覺得說得欠通。母親看我被大家譏笑得受不住，就說了收場的話：

——算了吧，嫦娥仙子也聽得不好意思起來了。你們看見嗎？——她躲進梧桐樹葉裏去了呢。外面露水重了，大家進房裏去睡吧！

臨行時，我想起朱淑真的詩句：“月在梧桐缺處明”與這時的情景十分相合。

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真 如

一月一日

我的十七年流光過盡了。

母親一死，我就恍惚失了一件重要的東西，那

一件東西可以譬如海船上的舵一般重要；若使尋不回來，全身失了主宰，滿心覺得不如意。

我不知道又有幾多悲劇，幾多喜劇，將於這一年內發生；但願合家平安，友輩康健。

一月七日

人活時是有肉有靈的身體，人死後是無肉無靈的骷髏。我相信人死了是沒有靈魂的；因為我母親死後，我從未見過她的靈魂，她也從來沒有託一個有意識的夢給我。人與人已是很隔膜，人與鬼自然更加隔膜了。如果死後真有自由飛行的靈魂，那我也真不怕死呀！

一會兒人生了，一會兒人死了；可憐的世人，究竟是被誰在玩弄這個把戲？

一月十日

從前整裝來校，今日又整裝回家。歲月如流，

我本來不過是隨水奔流的一瓣葉子。今晨校中大考完畢，飯後偕者香乘滬錫客車歸家。姑母見了我，問寒問溫；妹見了我，道長道短；只有畫中的母親見了我，閉口無言。

妹校已放假了。傍晚，姑夫也從鎮江告假回來了。母親呵，現在祇少了一個你！

一月十八日

當我從夢裏醒來時，慢慢地抬起酸澀厚重的眼皮，朦朧地向帳外，只隨意的一望；滿窗皎皎的白光，頓使我模糊的頭腦清醒了一半。我暗自思忖起來：“怎麼又長又寒的昨夜，飛得比平時快了好多呢？追着黑夜的脚跟的晨光，又如何來得這般早呢？”

我不由得想到旁的事物上去：“不是的吧，恐是姍姍行遲的下弦月，不過爬上了天心，還沒有到惠山的頂呢。”

是非難辨的心，一分分沈入疑惑的湖底裏去了

○

我的短髮散亂的耳際，隱聞一種如碎玉相撞，又清脆又輕微的人語：

——白蘋起來吧，莫再猶豫不決；起來一看就明白了，還是月色，還是晨光，還是其他。

聽他語氣，好像是專對我說的。不管夜氣寒，不管時光早，我一翻身就下牀來了。舉着酥軟無力的腿，走近窗子一看，不禁直喊出來：

——原來下的雪呀！

我又是驚奇，又是歡喜，急忙轉身開了房門，跳入院中，拍手擊掌的亂喊：

——雪呀！白呀！亮呀！

家人都被我噪醒了，妹在樓上聽見我喊雪，鬧着要下樓；房媽媽只是不許，並喝聲道：

——天早呢！下去着了涼怎麼辦？

我聞了這句話，頓時覺得一陣陣的寒風襲我而來，周身的肌肉，都起了如刀割一般的疼痛；原來

我的長袍也忘記穿了呀！我連忙進房，披了長袍，戴上風帽再出來，只見妹與阿須已笑逐顏開的跳着下樓來了：我的興緻又加上了好許。

我跟着她們一溜烟似的奔入寸餘厚的雪地，脚下軟軟，宛如踏在棉被上一樣適意。一會兒阿須鬧着說，少姐把雪散了她一頭；一會兒銀荇鬧着說，阿須把雪溼了她一領。我看她們兩個不知憂愁，天真未泯的少女，忽而揪扭，忽而追逐，簡直將一院子平鋪的雪花，散亂得又好似飛舞起來了。將進成丁的我，隨着她們在一起嘻笑，在一起弄雪，也彷彿重又回到兒時那般起勁。

一陣門響，房媽媽開了一個送牛酪的進來；不曉得早晚的我們，方知道天已亮久了。玩了好久，身子也覺得有些倦意。房媽媽一眼瞥見阿須也跟着我們在一起鬧，板起面孔喝她到竈下燒火去了。她叫我倆也進內，每人喝了一杯牛酪，吃了一個饅頭，大家又坐了一會。妹提議說：

——哥，我們索性坐在大門口去看雪；滿場的雪，一定比這院落裏的雪好看多呢。我們玩也玩得够了，我們只安安地坐着看一會雪景吧！

我聽她說得有理，於是一同捧了手爐坐在門口看去。

門前路上印着一行稀稀的足跡，這大約是那個起身最早的送牛酪人的足跡了。其實今朝我們起身，恐怕比他還要早呢；不信，只須看院中凌亂的腳印就曉得了。晨曦照在雪地上，越顯出雪的潔白的本身。朝陽愈升愈高了，滿場雪的迴光，耀得我眼花；妹的兩眼，給光射得幾乎張不開來。恰正姑母出來喚我們用早餐，我們就都進內。我自己也不明白，今朝怎麼會起勁到這樣地步。

早餐後，者香帶着照相機踏雪來訪。他喚我同往惠山照雪景；我遊興正濃，也樂得答應了。妹鬧着也要同去，房媽媽不許，說長途滑滑，小姑娘不便走的。她不服氣，噪着仍要同去，經姑母婉言勸

說了一番，才算依了。

王者香可算是我人間的朋友，白雪可算是我自然界的的朋友。者香與我在通惠路上拍了好幾張照片，到了寄暢園又拍了兩張，在黃公澗，雲起樓各照一張，回來在五里街上又攝了幾張。我在惠山偶見某姓祠裏的臘梅開得可愛，便向祠丁乞了一枝。回來妹看見了，樂得不可開交；姑母見了也歡喜，便命阿須將閣上藏着的一個古銅瓶拿下來，放了水，插着花。妹接過供在桌上，一面臨帖，一面看花，連弄雪也不在心上了。

一月二十三日

若得母親在世，今夕不是大家歡聚一室，圍着火爐有說有笑嗎！我可以不必賣了房屋料理喪葬，也可以不必搬到別人家裏來附依着住。雖說住在姑母家裏，與住在自己家裏一樣舒適；雖說姑母待我們像子女一般親愛，但是終有些不安於心。

年年大除夕，母親數了二百枚銅元，用紅紙整齊地封成二包，每包插上一根小小的柏枝；一包放在我的枕底，一包放在妹的枕底，並再三吩咐我倆，不許開出來使用。但是我常常瞞着母親買金魚，買抽鈴的用了，擲狀元，擲老羊的輸了。妹却聽從母親的話，好好地壓在枕下，過了元宵，仍舊整封交還母親存着。母親死了，押歲錢也沒有了，姑母卻比常年多給一倍。姑母自己沒有兒女，所以更加愛護我們，像母親一樣的愛護我們；我們也真愛姑母，親近得也如兒女一般。

一月二十四日

今日春節。

喫年夜飯，圍爐守歲，遊崇安寺……處處發覺少了我的母親，祭桌上却多放了一副鍾篋，書房內又觸目的掛了一幅照像。

一月二十七日

我夢見母親沒有死，却在生病，彷彿是住在老宅的光景。妹扶着她從樓上下來喫飯，我見她可以下牀了，心中甚慰。我夢中也沒有想到有什麼慘事將發生在我的身上。若得昨夜的夢永遠不醒，不是我可以一世在夢中做個有母親的兒子了嗎？

這是誰的力量？誰個魔鬼忍心奪去我們分離不開的母親？母親呵！你畢竟棄了你所捨釋不開的雛兒去嗎？這是誰的力量？誰忍心做這種忍心的事？那夜我千呼萬喚，母親呵，你怎麼不回答我半聲？以後有誰再將你那慈愛的口氣慰問我呢？

一月二十八日

連日陰雨，妹在家裏幾乎悶壞了。今日天才放了一點晴意，她一早就嚷着要逛公園去。

母親死了還沒有滿一週年，腦筋簡單，記憶淡薄的妹，早已回復了從前愛鬧喜笑的本性。母親的

死，對於她似乎不過是一塊石子投入池面的情景；雖說激起了一圈圈的水紋，但是不過一會，池水仍歸平靜了。天真爛漫的妹呵！世上只有你是幸福而愉快，你自由的身心，永遠不會被煩惱的網罩住。我枉做了哥，我枉做了人，愧我沒有擺脫記憶的本領。

姑夫今夜回鎮江去了。

二月二日

仰躺在棺蓋上的，衣冠整齊的年輕婦人，誰料會是我的母親呵！我想起那夜，母親臥在棺蓋上，妹跪着替她理髮；理髮的事，母親在平日早晨，替妹不知做過多少回了，但是妹以前恐怕未曾替母親好好地清理過一次髮吧。

母親是信仰佛的。我因為愛母親，也因為母親愛我的緣故，我情願屈膝跪於木偶泥像面前，合十求神超脫與保佑她。

二月五日

去年母親病得已很久了，絕不知道世故的我，與從未受過悲哀的妹，仍是嬉笑如平日；夢中也未曾想及有什麼慘事將發生在我倆身上。母親以為自己的病不很要緊，終有起牀的一天；我也這樣想，以為她的病，無論如何終會慢慢好的；我相信和善的人會長生在世間，不是算命的瞎子也說過我母親有七十年的壽嗎！我夢中也未曾想及有什麼慘事將發生在我的身上。若是我預知母親要死去，那我一定要終日終夜伴着她不離左右，直到她死，儘量享受同母親居在一起的滋味。

二月六日

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的母親，日夜呻吟於牀褥，還望自己病痊，將來可以替兒女幹事。瘦削的臂上刺着的針孔，何止百十；這樣甘受痛苦，全是為

了我們苦兒弱女未來的處境。我想到她呻吟於病榻時的可憐，因而想到一切病人的可憐，同時又想到我自身將來病時的可憐，我真要伏地痛哭，——人生的末路呵！

幸福從來沒有叩過我的門，大約我是被幸福忘却的了。

二月七日

今日元宵。

晚間姑母又備了好幾個碟子請我們喫；因爲人少冷靜，去邀了者香來相陪。席散，我同者香移坐院中，他壓笛，我吹笙和之。一曲淒歌奏罷，不知從那裏涌來如許熱淚！

玉潔的月影，在沈寂的池底澹淡地微漾，無意中引我立着作長時間的凝視。孤獨的心，又在夜半突然醒轉來了。

二月九日

妹校今日開課。

思母的眼淚，竟有活火那般熱烈嗎！怎麼我覺得心裏燒得如此利害呢！

二月十三日

妹說，她一級裏添了好幾個新同學。內有一個叫姬真如的，與她同年；身材修長，兩眼圓大生光，鼻徽高，下巴尖圓，言語輕軟，性情溫和，與同學們都很好，她們兩個人更是相得。姬家住在城內，邀她明天去玩呢。妹又聞說她父親在外邊做什麼差事的。

二月十四日

妹今日回來，天已發黑了。一到家，就像流水般的對大家報告，什麼姬真如的母親留她喫雞湯麵呢，什麼姬真如取出許多好玩的畫片給她看呢，什

麼她家的小婢，叫放兒的，很好玩呢，什麼她臥房裏清麗的陳設呢，什麼琤琮地發出細樂的小匣子呢，還有什麼什麼……姑母聽了笑將起來，說她好像劉老老進了大觀園了。妹又說，她也邀姬真如於明天，星期日，到我們這裏來玩呢。她叫我幫她灑掃書屋，整理臥房，忙了半夜。

我心忐忑，好像在期待什麼似的。

二月十五日

可愛的今日！可紀念的今日！

我正在後院飼鴿，阿須跑來說，姬小姐來了。我聽了驟然感着一種從前所未曾有過的喜悅，心也隨着震蕩起來了。我無意拂了拂衣塵，走過屏門，就聽見一種不相熟識，而似曾相識的鶯簧似的語聲。

○姑母聞我步聲，隔屏而喚：

——蘋兒，不要閃閃縮縮，過來見見新來的客人？

我巴不得她這樣一喚，便鎮靜地移步過去。妹

又替我們介紹起來，我胡亂謙了幾句，也沒有聽清她說的什麼話。我一眼看見她顏赧耳紅，不勝嬌羞，於是我便知趣的退了進去。

我不敢冒昧了新來的客人，背地裏從屏隙中偷窺着；只見姬小姐比妹高半個頭，穿着稱身的，琥珀色的花衫，垂着烏黑的人字辮，束着沒膝的玄色短裙，露着一雙青地白點襪裏着的纖腿。談話時從容不迫，時露笑容，使人敬愛的笑容。

想不到庸碌的我，還得與新來的貴客同桌。我一面不自然地舉箸喫飯，一面放大了膽，細細地賞鑑她臉上奕奕的風采，領畧她眉間的英爽之氣：這樣她不怪我輕薄嗎！

飯後，我索性同她們坐在一起說笑；起先真如很有些侷促不安，後來也就大家熟悉而無所不安了。她們談笑很樂，妹更是喋喋多言；有時我乘機也插幾句話進去，但終覺得不很自然，並且不能引起大家注意。我覺得似乎有種潛力，引誘我的兩眼時

常射到她的臉上去。她也有幾次抬起頭來看我，見我也正在看她，就連忙低下頭去，裝着鎮定的樣子。不過短短的袖子，遮不住她臉上飛起的羞紅，終於被幸運的孩子看見了。傍晚，就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婢，叫放兒的，尋來領真如回去了。

若得母親在世，看見了真如，不知要怎般欣喜呢！

久熄的心燈，今夜不知被誰來替我點亮了。

二月十六日

不知誰曾這樣說過：“愛情是什麼呢，不過是點綴年輕時的美品，也可以譬是戲幕落後漾出的歌聲。”哦！愛情竟有如此美妙嗎！我却一向沒有明瞭啊！我相信以前那種乾燥無味的日子將過盡了，我感謝慈善的她，用愛的美酒灌入我淒涼的心腸，全身漸由枯樵裏溫潤轉來了。

我想起去年一個彩霞半天的薄暮，因事過南門

，偶見前面走來一個穿灰衫黑裙的少女。這本來是一件不值得留意的事，却因為看見她兩手拿着好多物件，如書篋，繡架，畫紙之類；小步紆徐，似乎不勝其繁，不勝其重。我不禁動了憐惜之念，却是不敢冒昧地走上前去替她分勞代苦，終於我沿着自己的路走了。至今想來，那個少女頗有幾分像真如；不想則已，一想再想，愈想愈像了。不是妹也說過，她是從南門某女校轉學過來的嗎！那更是無用疑異了。

妹課後，偕着真如來家，同在後院戲鴿，一會兒就去了。可喜連我養的鴿子也交運了。

妹說，姬真如知道我的名字是叫田白蘋；這又奇了，她在什麼地方得知的呢！

二月十八日

今日赴滬開課。我懇求妹常常寄些真如的消息來，她笑着答應了。當我提足跨出門時，聽到姑母

百十句的吩咐，聽不到母親小半句的叮嚀。

白煙齊雲飛，家鄉從此辭。哦！三尺車輪，能有多大力量，軋軋不停地又將二個沒有母親的孩子，者香與我，從故土送到這市聲喧騰，煤氣迷漫，不相親昵的上海來了。

二月二十日

我想念家人外，又想念新近相識的真如，這個我自己也不懂是爲了什麼緣故。唔！我明白過來了，這是因爲我那藏在心中的從未用過的愛情漸漸萌動的緣故；所以除了知道愛家人外，也知道愛到別人的女兒身上去了，說來可笑！

二月二十八日

日月隱現，去而復來，星辰轉移，循環不息；只有過去的舊事，經過之後，就不能夠親身再過一遍。雖說我們可以沿着回想的路走轉去，將舊跡重

理一番，但是終不過是虛而幻的。

記得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常是要發寒熱症。每次病了，母親終以爲者失了魂，落了魄的緣故。至今我想起了小時候母親替我招魂的事，眼淚就要奪眶而出。

——蘋兒，轉來吧！……蘋兒，你嚇了轉來吧！

慈祥而弛長的呼聲，從竈下一直叫到牀頭；到了牀頭，又換了一種安慰的語調：

蘋兒，轉來了！……蘋兒，你嚇了轉來了

她鄭重地把一個藏着蜘蛛的紅紙包，塞在我的枕下，說是我的魂魄已經尋回來了；睡了一晚，魂魄就會上身的。現在叫我到那裏去尋見母親的聲音呢？

命運欺弄人們，原不過是開玩笑的意思，然而可憐的人們，已經受苦不迭了。

三月一日

天氣轉暖，大有春意。寶貴我的青春的年華啊！
春去復回，年逝不返。寶貴我的青春的年華啊！

三月七日

妹來信說，母親生忌將屆，叫我回去。我打算於十二日告假回去。

三月十二日

昨夜我夢中彷彿已經到家了，與姑母，妹，真如幾人坐在一起講話。真如忽然呼我：

——喂！哥！

夢境真奇，她竟做了我的妹；若得她真的變了我的妹，如銀荇一樣，那我又將如何欣喜啊！

課畢，乘五時火車歸錫；路上延緩，到家將近九點鐘了。

● 三月十三日

昨夜夢見真如，邀我到她家裏去玩；玩了半天，我就告辭。在無意間，我舉起她摻摻的玉手，在潤滑的背面，輕輕地吻了幾吻。她半轉着帶羞的臉，半閉着含笑的眼，一些沒有拒絕我的意思：我心中十分欣慰。

三月十四日

家居寂寞，信步到西城觀落日，不料會與真如相逢。她遠遠走來，先就看見我了，含嬌含羞，低下頭帶笑的走過。我看她豔裝盛服，放兒跟着，像是赴會歸來的光景。無語的會了，無語的散了。懊悔我沒有先招呼她，害得她不好意思，並且有些發臊而走了。歸後成詩一篇，就以“相逢行”作題。

步出城西門，

平林日未落○
夕照來佳人，
踽踽依城郭○

揉眼待彼妹，
姍姍望是伊；
豐頰自端麗，
靚衣何新奇！

移步益輕盈，
行近散袖香，
含嬌復含羞，
流眄深意藏○

摺髮欲有語，
躊躇露情真○
良辰徒傷感——

臨去屢迴身。

漠漠人世間，

衆目殊可畏，

亦知難駐足，

揚帕送安慰。

相值豈宿因？

徬徨夕陽暮。

幽思隨人遠，

悵然識風度。

上面這篇時，千萬不可給妹看見；見了又要喋喋不休地引出她一車子的閒話，使我聽了，心上，面上，都不好過。

在晚餐的桌上，妹說今日姬真如沒有上校，說是到親戚家裏去的。我遇見真如的事情，沒有告知

她，我最怕的是她饒舌。今夜臨眠，心頭別是一般滋味，不知是甜是酸。

三月十五日

我本定乘早車走，因聞妹說姬真如今晨到我家來，於是我不想絕早走了。不料十鐘點過後，真如還沒有來。妹自言自語的含笑說，姬真如恐怕要下午來了；我很覺得失望。姑母催我趕乘中車，於是我便恩恩赴滬。我不知是妹有意戲弄我呢，還是真如有事絆住不好來呢。

清逸的人，應用清逸的名字。“真如”二字，本身並不覺得如何清逸，一經清逸的她題作名字，“真如”二字，於是覺得十分清逸了。

三月二十七日

好幾天不寫日記了。近來恍惚身心異處；身在他鄉，心在家裏。

四月四日

明日起校中放春假一星期。今晨七時，同者香乘車回錫。妹校裏只給五日假。她沒有告訴我一點關於真如的事，我也不好意思去問她。她並不知道我於西城遇見真如的一回事，可見真如也沒有告訴她。

一般思相火，悶在心中燒。

哦！簷前的花又燦爛地開了！

隔壁秦先生見我歸，邀我去閒談，留我吃點心，並且還要請我喫晚餐。我因見姑母屢次使阿須來喚，只得辭出。燈下寫詩一首，以誌歸情。

幾日滬濱面轉驚，

異鄉徒爲此身悲。

花開深院還家日，

蝶舞曲欄入戶時。

落拓但添詩句好，
清狂只有故人知。
鄰翁別有殷勤意，
笑我已非舊日姿。

四月五日

今日清明。午後，同姑母，妹雇船赴惠山掃墓。
但見黃土一抔，青草可握。

我記起去年母親住在上海某醫院治病，一月無效，醫生說母親沒有救了。她也自知不起，叫我陪着回家，免得死在異鄉。她病得不能坐火車了，只得雇船而歸，船行三日到家。到家後，病如故，諸醫束手，呻吟牀褥，月餘而亡，傷哉！掃墓歸來，成詩一首。將詩呈妹，她看了也不歡。

欲見慈容不得見！

買船春祭淚涓涓。
去年今日傷回憶，
千里掛帆到故園！

四月六日

真如真早，我起未幾，她已飄然來了。我臉還未洗，就趨前相迎，她要怪我沒禮嗎？

這次回來，我覺得真如對我大非昔比；嬌羞也減至於無了，面上常是露着笑容，言語也變了流轉和婉：這樣我也胆敢同她搭話了。

我不歡喜養兔，一股羶氣怪難聞的；聽妹說真如愛弄這個，在家養了好多，於是我也覺得兔兒雪白得可愛了。

她如此垂憐於我，如此加愛於我，諒我沒有錯害相思吧！

四月七日

昨天我忘了一件事沒有記下，補寫於此：——
妹送真如出門，我暗地跟在妹背後，一同送着；她
已經看見我，妹却沒有覺察。她臨走帶笑對妹說：

——你進去吧，我明天還來呢。

我相信這句話一半是對我說的。

四月八日

花間的蝴蝶啊！倘使我有像你一樣會飛的輕翅
，那我也能常常倚在愛人的腳下了。

早上妹到姬家去借圖樣。我見她回來了，就問
真如在家裡做什麼事；她不肯說，反詰我問她做什
麼，妹真會使促狹啊！

午後去訪者香，同出散步，巧遇舊同學賈君繩
祖。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今日相逢，自有一番難於
描摹的情景。賈君身段雖是高大了好些，但是面容
態度，還是與從前一樣美好，一樣活潑。他說我同
者香的相貌，比二年前都微有不同了；我比從前沈

靜，者香不似從前那般矜貴。講了一會，我們就覓酒樓敘話。他講客中韻事頗多，內述結交小翠一節，更覺香豔動人。我與者香答應替他寫詩，以誌其事。天黑燈明，大家才盡歡而散。歸後於燈下草五古一篇，題名“客語”：

柳絮滿街飛，

逢客白門歸，

喜見故人心，

握手敘久違。

抬頭見酒帘，

登樓沽一醉，

舉杯客忘形，

語我他鄉事：

“苦境離家園，

豔情結異地，
夕陽烏衣巷，
識女名小翠。

小翠初解情，
凝笑秋波寄，
丰姿實妖嬈，
神韻更嫵媚。

自云林家女，
娉婷纔十四，
從小喪父母，
賣作富家侍。

常悲幼稚年，
伶仃少人庇，
主人難久依，

爲非雙親比。

黃昏頻有約，

月下常交臂。

愛深心併一，

情深不携貳。

如是一月過，

歡娛兩志遂；

韻蹟難再有，

返鄉復何爲！”

客語至此終，

拊掌矜誇示，

笑我無情輩，

單身祇獨愧。

天黑燈火齊，
客顏如桃緋，
離座一聲別，
彷徨何處依？

四月九日

九時賈繩祖來，未幾者香也到。者香取出一詩，交與繩祖；卷頭寫着“小翠詞”三字，下面寫着：

妾家在河西，
郎居在北頭，
天緣成相識，
郎白且溫柔。

河頭時相見，
細描子都容。
攀枝屢接談，

身世榮如儂○

郎情無着落，

妾復值春愁；

朝朝調眼色，

相愛成佳儔，

嬌小破瓜年，

處女羞難撫；

華服假布裙，

自慚生小家○

挽臂郎意醉，

低頭妾心真；

定情無寶飾，

一方白羅巾○

定情纔經月，

郎歸蓉湖濱，

臨別致依依，

累妾雙眉顰。

祇爲郎去後，

妾復有誰憐？

薄暮望歸鳥，

倚門非從前。

“女爲悅者容”——

蓬髮懶梳妝。

日夕兩行淚，

人間太蒼忙！

獨對鏡中伴，

羞見雙鴛鴦。

願郎早日返，
慰我相思腸！

來日復相親，
向平願已足，
不盡懸懸意，
爲郎訴衷曲。

繩祖看了連聲說：

——好詩！好詩！

回頭向我問：

——蘋兄，你的詩呢？

我只得將“客語”給他，他看完了開顏笑道：

——笑君生長江南地，不知江南女兒好。

我聽了滿心慚愧，默然無對。者香見我受窘，

用滑稽口吻接着說：

——不愧寶玉八代孫，偷香手段唯君高。

我們大家笑了，匿在窗外竊聽的妹，也笑着跑了。

他倆在我家用飯。洗面的時候，只見真如來了；我不好意思留在家中，只得陪着他們出去遊玩。我常見她穿一件墨綠作地，鵝黃作花的短衫，今日又是穿的那件。

我自小生長在市區內，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些擾攘的人物；耳朵所聽到的，都是些噪鬧的市聲；對於自然界的景物，可說不會好好地享受過。雖則有時於暇日，步至郊外，面向四圍的景物觀賞一番，但是終不能逞心從欲的遊覽，彷彿對着一席豐美的酒筵，不過於鼻孔中聞着一股香味，並沒有坐在桌上大嚼一頓。

我們三人信步走到通惠路上，清麗可愛的畫市，悉數呈在目前；詩句也幾乎要從牙齒縫中流露出來了。我想那班終日在城市中營營擾擾的人，也可憐了；他們同家鼠那樣儘自掘宅於瓦縫牆隙之

，從來沒有想到享受自然界的美景。

繩祖與者香坐在一塊草坪上談話。我悠然立在細草平舖的田岸上，儘我的兩眼。在葱綠的春野裏騁馳。

柔和的東風，宛如軟絲一般掠過我急待溫潤的面；輕暖的日光，彷彿溫水一樣浸透我發臊的身子；琤琤的流水，好像鳴琴似的響着細碎的聲音。青蔓的樹色，暖翠的山光，熟眠的平疇，靜駐於雲間的紙鳶，於柳絲裏飛穿的幼鳥：一一撲進我的眼簾。不過最使我感動的，要算散遍於春野的菜花了。

春野的一半，幾乎全被鮮黃的菜花占據住了。驟然看見，一定要疑心是倒映在湖裡的一天星辰。清烈的香氣，接一連二的竄進我的敏銳的鼻孔，令我覺着一種形容不出的輕爽。

偶然我一閉眼，心裡漸漸恍惚起來，好像自身已變了一隻蝴蝶，翩翩地繞着一簇簇的菜花飛舞。

我忘了拖累的身軀，我忘了迷離的人間。但一開眼，鮮黃的菜花，最先映入我的眼簾，於是一樣樣可愛的景物，也逐一印進眼來，最後發見我的身子仍是留在人間。

菜花在花譜中是不入品的；它嬌妍不如桃花，芳菲不宜月季。而在春色中頂有勢力的，却要讓菜花了。桃花，杏花，月季花等，只敢在牆角園隅偷偷地開放，鄙賤地任一斑濁人調笑喜弄。還是豆花爭氣，紫白相間的開在廣闊的春野裏，奪得一部分的地盤，與菜色爭雄

繩祖說，明日就要動身到南京去，年內有暇，還得回鄉一次。倦遊歸來，真如去已久矣！

誰在院中幽篁裏琤琤地調琴？哦！原來下雨了

！

四月十日

夜聽狂雨，朝尋落花。

晨餐後，移榻簷前，對落花默誦“葬花詞”。至“花落人亡兩不知”一句，忽然看見一個蝴蝶，從花堆裏起飛起，我只當是落花重又飄上花枝呢；因而成詩：

春暮柴扉長掩閉，
一甌清茗一榻詩。
曉來蝴蝶正多事，
故作落英飄上枝。

我想起無名氏的絕句“兩心不語暗知情”，因又成詩：

春來復春去，
何日是佳期？
此情終脈脈，
欲語偏又遲！

潛藏在心底的一團密意啊！

我歡喜寫詩，雖然造物沒有賦與我什麼天才，
母親却賜給我好多真誠的情思。

者香走來，看見殘花凌亂，因道：

——落紅滿地，教我怎樣走過來呢？

妹搶着回答：

——王先生，你踏花過來吧，倒也有趣。

得意人見了落花就贊，失意人見了落若就嘆；
不知我幾時才能會悟人生的究竟呢！

者香提議明朝先到鎮江，再乘輪船赴滬，一路
好看看江上的風光。起先我不贊同，以為遠兜遠轉
，徒費時日；後來聽妹稱道江上的美景不絕，又笑
我沒有乘過江面上的大輪船，她激我答應了者香。

飯後，獨坐書房裏，翻閱舊書解悶。輕微的步
聲，綵繚的衣聲，交響着從窗外飄過去，我知道這

來了。站起一看，果然是她。真如走起路來，

常是垂着頭的。她尋了妹同到書屋裏來，大家叙了些閒話。我覺得她許多話是有意對我講的，妹却没有注意。後來我對她說，我明晨要動身走了。她乘妹不備，側目看了我一眼，並低聲道：

——怎麼不遲一天走呢！

我心黯然，不好回答。

我留真如在家用晚飯，她竟答應了。想不到我還有第二次與她同桌喫飯的機緣。阿須陪她走後，房媽媽逼着我早睡了。

四月十一日

昨夜夢見妹，我摸着她的頭髮，問誰替她梳得這般細膩。她回我說是姬真如替她梳的。這類無意識的夢，在我這冊日記裏，算是值得記述的。

欲去不願去，欲留不得留；恨我不能夠常留在家鄉啊！晨七時，同者香乘上行車赴鎮江。車到鎮江，在站上尋見姑夫，他請我們用飯，後來又送我

們上船。六時啟碇，船行甚速。

四月十二日

我們於晚上到校。在船上寫了一信寄妹：

荇妹惠鑒：

我從鎮江寄家一片，諒已收到。一路自知謹慎，姑母不必牽掛。

我在船上的生活，很是簡單，除了與同船的旅客閒談之外，常是在甲板上緩步，儘任那清爽的江風將我滌盪。有時我昂起頭來，看看天上流動的白雲，隨船翱翔的白鷗，與一團團從煙鹵裏噴出來的惡魔似的黑煙；有時我俯下頭去，看看一起一伏的江濤，與船身邊舒放的浪花；有時我低頭想想錦繡樣的家鄉，與我所戀繫着的人物。

當我今晨醒來的時候，者香還呼呼地睡着。我發至艙外，呼吸了好多新鮮空氣。那時一輪旭日，

已經從江天交處升起。絢爛的波光，在水面上閃動，彷彿千萬尾鯉魚在水面上爭躍着那般耀目。在這樣明豔的江天與溫和的晨風裏，我真不能說出一句如何贊賞的話來。

早餐後，我倚着船欄間眺，忽見洶涌的江面上，飛過一個微小的黃蝴蝶。我不勝驚奇與憐憫，望着它慢慢地往後退飛。我心裏暗道：

——蝴蝶呵！你怎麼會飛到這裏來的？你的故鄉是燦爛美麗的花園，是碧波鱗鱗的池塘；緣何要學遊子，離了家園，棄了伴侶，單身隻影的飛到這裏來？在這杳渺無盡，浩浩漫漫的江上，除掉來往的過客，誰也不願意到這裏來。小蟲兒呀！不要只管向前飛，前面沒有你的故鄉，沒有你的伴侶，祇有無邊的海洋，與孤傲的沙鷗。若遇一風一雨，便要使你命亡；不是葬身魚腹，便是任你一具微小的尸骨終年漂泊。可憐的蝴蝶呀！聽了我的話，還是飛回故鄉去吧！你的伴侶正在到處尋你的影子呢！

那個黃蝴蝶漸飛漸遠了。我身在船上，祇得引領目送，隱隱地聞見它彷彿在回答我：

——……大江是我的歸處，大江是我的歸處……
……我不願乘風回去，願隨流水長逝，願隨流水永逝
……

我伸長了頭向後悵望，但是那裏能夠再看見它的影子呢！妹，我想到它孤獨無伴，叫我怎能寬懷呢！

我同者香一路照了好幾張風景，自覺滿意；印好了，寄兩張給你看看，你等着吧！

隔艙有一位馮先生，談吐風雅，尤善詼諧，我們歡喜同他閒談。飯後他同我們講幾節海外奇談，笑料真多，加着他有聲有色，令人發噱的動作，一房的聽衆，沒有一個不笑得前仰後合；有的甚至笑得眼淚直流，有的甚至笑得狂喊肚痛。妹，可惜你不在聽，否則又不知要笑得如何利害呢！

昨日啓旋的時候，太陽快將落了。我們因為要

觀江上的落日，一刻不離的循着船欄步來步去。夕陽下的江面，耀着萬道金光，一連串的從天邊一直接到被高浪猛擊着的船身。滿空是蔚藍色，半天稀疏地抹着一片片碎錦般的紅霞。夕陽落了之後，東邊的天空漸漸地染成青灰色；淡薄的雲縫中隱隱地透出幾粒小星。未幾，只見半輪肉紅色的月亮從東方的平林頂上，慢慢地昇起來，宛如處女第一次會見情郎般的澀遲。

我們回艙用了晚餐，又與馮先生談天說地，娓娓不倦。後來走到甲板上，只見月色已很皎潔，孤單地高懸在天心；四望一朵雲也沒有。一片晶亮寒森的銀光，從廣寒宮裏直瀉下來，似與江水同流。幽哉！美哉！璀璨的大江呀！慚愧我不是個畫家，不是個詩人，我的筆是無能為，不能描寫出昨夜幻妙清麗的風景於萬一。

這信分幾次寫成，斷不成文，妹，你看起來一定費力吧。

蘋哥寫就於江新舟中。四月十二日

四月十五日

傍晚接到妹的覆函：

蘋哥如晤；

訪姬回來，接讀來信；姑母同我，都很歡慰。

自你走後，我常是隨着真如到她家裏去玩；整個黃昏，幾天消磨在那裏。她要跟我學詩，我聽了頗有點惴惴乎不勝其憂；我學做詩，至今還不過兩個月，若要我去教導別人，豈非難事！不過她是朝夕過從的好友，兩下研究切磋，我即使居於教師的地位，也無所不安啊！哥，我替你收了一個門生，你將怎樣酬謝我呢？

每回用膳的時候，盛飯排箸，就想起你是不在家裏。姑母與我對面坐着，房媽媽與阿須打橫陪着，覺得十分清冷。姑夫託人帶回不少食品，我們只

是喫不盡，叫阿須送了兩樣與姬真如喫去。飯後，我上了學，姑母更感寂寞；不是往秦太太那邊打牌消遣，便是獨坐在廊下續看“天雨花”，度此長晝。昨日課畢，我走進家門，院裏靜得一無聲息；我想這時，若使有一瓣殘紅，或者一片落葉墮於地上，一定能夠清楚地聽出。階上滿鋪着散亂的舊書，書角都被太陽曬得捲起，滿階好像散着黃綾摺成的辮結。我走入內軒，但見半牆晴日。姑母已經合眼睡在的椅中，看她那戴在鼻樑上的一副眼鏡，顫顫欲墮，我幾乎要笑出聲來。一本被蟲蛀得五分破碎的舊版“天雨花”，落在地上不動，頗像一位力疲老的翁，跌在地上爬不起來的樣子。阿須大約到隔壁嬉戲去了。

哥！我居於這種寂寞無聲的情境中，你想我是何等無聊呵！我是有生以來，首次嘗着這種黯然的滋味。我不欲驚動姑母的午睡，拿了一部“詩學含英”，悄然出門，徑赴姬家。

你離家的明日下午，校裏正值無課；真如邀我出郊去逛。我們一同帶了好幾隻鸚鵡，你那隻“雪衣”也在內，作放鸚戲。我預先叫阿須站在後院裏等着，看誰先飛到家。結果是我隻“綠裙”最先，數分鐘後，其餘的也陸續飛歸，只有你隻“雪衣”最後。我們到家，聽阿須說，“雪衣”剛剛飛到呢。我不相信，它這次怎麼會迷了路呢；你聽了也一定不會相信的。到了家，我將路上所見，寫成五絕兩首，與前幾天寫成的二首，併在一起，題名“春日雜詠”這是我的試作，你看了不要發笑，好好替我指正一下。

春遊

陣陣東風裏，

枝垂柳葉新，

桃開千樹豔：

猶是去年春。

前題

長午獨無事，
春郊盡日行；
歸來常晚景，
花暗夕陽明。

春眼

移榻曲廊下，
枕書向日眠。
夢魂隨蝶影，
花徑舞翩翩。

春日

黃鶯啼柳枝，
宛轉動人思。
爲惜春光好，

花間獨詠詩。

真如也勉強做“春游”一首，詩很清順：

偶作北郊行，

閒吟意自清。

春花紅遍野，

隔柳有啼鶯。

我告訴了你呢，你來函所說的那個黃蝴蝶已經回來了。因為我讀完了你的信，經過院中，看見一對面熟驀生的黃蝴蝶；其中一個，或者就是你告訴我的那個單身可憐的小蟲兒了。它一定自覺，從了你的警告，隨了你的信一同回到家鄉來了。哥，放寬你的心吧，莫再為了一個不足道的小蟲兒而起悲傷。它已經安然回來，已經尋着舊歡一同款款地飛舞了。

各人有各自的命運，隔膜的世間，誰配爲了誰而憂慮呢？世間的悲劇，層出不窮；上下數千年，從來未曾一刻輟演。你如要爲了他們傷感，茫茫大地，何能遍及；除非你有孫行者的拔毫本領，一化百，百化萬的一個個去顧憐人家吧。哥，你的思想放高遠些吧！莫再看不透人生的究竟，你不見那天邊的紅霞，霞邊的青鳥，相襯得如何美麗呵！

照好的風景，趕快寄來；我急得要看，不知與我往年所見的山河，有沒有變異。哥，我覺得人間生生死死，紅顏白髮，都是循環不息的，只有高山流水，千載依然。我願作兀立於長江中的山嶺，永遠望着那船隻裏載着的世人，無意識的爲着名往來，爲着利跋涉。

哥，我不羨慕別的，祇羨慕你享受江上的月夜。往年姑夫，姑母帶着我赴漢游歷，經過的是星夜。只見千萬顆星辰，明燈般的高高低低地懸在窈窕寂寥的太空中，使我不能不佩服造物的神力。星夜

與月夜自然不同，各有各的美處，但願你以後再有機會享受星夜的幽趣，願我也有享受江上月夜的機會。

妹銀荇草覆。四月十三夜燈下

四月十八日

窗外的雨聲愈急了，滴搭滴搭的鐘聲，幾乎全被雨聲掩住。密鋪着明珠一般的雨點的玻璃，彷彿是可憐的淚靨；與欄干相齊的竹梢，倍形可憐的在風中簌簌微抖；隔河的一簇菜花，黃得更加鮮明可愛，彷彿都開着笑顏，迎受春雨的恩澤；橋頭兩樹盛放的桃花，一半落在泥中，一半留在枝上；遠處的樹林，村落，池塘，田畝，都模糊地籠在如烟如霧的春雨裏。

者香執着一冊書，靠在榻上閒看；我對窗坐着，時輟時續的排弄七巧板。

滿樓充滿着無聊的空氣。

者香拋開了書，坐起向我說：

——無聊呵，再看便要入睡了，書上的字在我眼前亂晃，只是不肯進去。白蘋，我們想個法兒消遣消遣吧。

我放下了玩意兒，回過頭來，一眼就看見壁上掛着兩管鳳簫，因道：

——好，我們吹簫如何？或者能夠吹破這兩天的無聊。

我們隨意吹了幾個曲子；簫聲雜着雨響，嗚嗚的，淅淅的，越是襯出雨天的沈悶。

我將唇離了簫口低聲的說：

——罷了！終究吹不散心頭的亂絲，我們歇了吧。你聽，樓下門響了，莫非是郵差嗎？莫非有故鄉的消息帶來了嗎？

我們走至樓梯一看，却是茶房端着中飯上來。我們胡亂用了一些，心裏都好像有物塞着。

飯後，大家沒奈何，翻看了一會報紙；相對無

聊，只是無精打采。

者香的兩眼，慢慢的閉了，終於睡着在椅中。我只是不能入睡，呆呆地眼看着窗外的雨絲，耳聽着窗外的雨聲。

四月二十五日

這幾天者香因病告假回去了。舍中寂寞，無心讀書。

真如到我家裡來的時候，嬌嫩的面孔，常被我看發紅；我這樣冒昧，她要怪我輕佻嗎？雖則失禮，她終能會意我在愛她吧。每當她用手帕拭那紅如櫻桃的嘴唇，我便恨恨地想，我連她的手帕都不如；每當她用玲瓏的象牙梳，梳那薄如蟬翼的鬢髮，我又恨恨地想，我連她的梳子也不及。

四月三十日

妹來信說，她已經讀完白香山的“長慶集”，現

在與真如同讀六朝的樂府。她並附寄“讀白香山詩集”一首云：

曲水放吟席上醉，
天生驕子白居易。
長歌傳世人都解，
一萬句詩一閒字。

我想不到她會寫出這樣豪放的詩句，絕不像是女孩子作的。

我任相思日日來襲我的心城，我任相思夜夜來叩我的夢門，我終是降伏地不拒絕地承受着。

在萬籟俱靜的當兒，夢的門帘依稀在我眼前張啓；不期然而然的，真如隱在帘後點頭向我示意，不由我湊近門帘去探望，更不由我一步一步跟着她走進夢的深處。

夢中的世界，才是我的世界呢！甜蜜的夢真寥

寥，甜蜜的日子更寥寥。

五月五日

當我被人欺侮了，地上爬着的小小螞蟻也引作朋友了。者香病愈來校，孤獨的我不愁寂寞了。

我偶然想到她烏雲似的頭髮。

五月六日

夢中的地方隨時而易，夢中的人物，也隨時而變；撲朔奇幻，真莫過於夢境了。

我不知怎麼會大膽地走進一間裝璜精緻，陳設富麗的深閨。帳門撩處，只見一個年輕的少女，嬌媚無力的跨下牀來。我不覺往後倒退了幾步，隱在窗幔後面，偷偷地窺着；只見她上身雪白的襯衣，下身是墨青的寬袴，腰間圍了一條嫩黃的汗巾，蓬首散帶，大有“春濃昨夜”之意。我在幔後，看得幾乎癡了。不多一會，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婢，推門進

來，雙手端着面水，漱口水，放在鏡臺上轉身就出去了。我看她盥洗完了，就坐定梳頭，把木梳橫梳豎梳，把鏡子橫照豎照，又把玳瑁製的梳子插上；只見她那白藕似的兩臂，一上一下的動個不休。我想起剛才那個小婢，似乎有些像放兒；再向那坐着的少女一看，原來就是我日夜思念的真如。心中又驚又喜，掠開窗幔，趨前招呼。她聞聲回過頭來看我，我一看不是真如，却是銀荇；不覺呆住了。我問她怎麼會到這裏來的……話猶未了，又見小婢進來，走近一看，原是阿須，並不是放兒。再向四壁留神一看，原來我在自己房裡，我更發呆了。正在恍恍迷離，是非莫解之際，我便醒了。

五月十一日

母親死了將滿一年了，悲她平生偏促，終年爲着一對小兒女忙碌，沒有享受過片刻安樂。

真如那裡會想到我今日要回家呢！飛走的車輪

·才算得奇怪，一會兒送我離鄉，一會兒載我歸家；且喜我又到家了，見了我日夜所繫念的人物。

五月十六日

妹下學，帶了真如來了。一月不見，她長得更長更美了。我不歡喜聽說廢話，她偏會客氣，見了面就同我講了一段客套。我最恨“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假道學，可惜伶俐的真如，也受了古人之欺；其實我也中了古書的毒，對於潔誠的她，不敢私下存一些不正當的奢望，我只有對她多看幾眼呵！“非禮勿視”一句古訓，恕我好奇銳明的兩眼，不能聽從了。當我一眼看到她的玉手，就引想起一幕美滿的幻象。

五月十七日

真如探知今日是母親的死忌，一早就來了。她穿着一件淡灰色的布衫，大約就是我在去年在南門首

次遇見時穿的那件制服；髮邊的花也不見了，面上只薄薄地施了一些白粉：她這樣打扮，只有我知道她含蓄的深意。

還是妹想得周到，燒了幾樣母親在日愛啖的小菜，供在像前。

我本想喫了飯就走，姑母顧憐我疲乏的身子，叫我明晨走；我巴不得有人許我在家裏多留一刻。

五月二十三日

到校不過幾天，我覺得好像已經半個月了。

我夢母親死了，仍居家中，一舉一動，悉如生人，只不過面上蒙着一層稀薄的黑紗。念念不忘的母親啊！

六月五日

這一刻我不知真如在家裡做什麼事情，不知是不是與我妹在一起。人間真隔膜啊！

我敢說我沒有錯害相思；從她秋波一轉之間，我就能覺察她是在愛我了。

我見了外國婦人滿手的黃毛，就想起真如白玉般細膩的手背，與青忽般圓滿的手指來了。但是我何曾觸着過呢，我連她手上戴的手套也不如啊！

用我淺陋的眼光看來，大胆說一句，天地間所有的美，都被她一個人占盡了，這話說得並不過分吧。我左思右想，除了她竟尋不出第二個女人配做我的愛人，（真如啊！這個稱呼，恕我唐突了你。）我全個心都放在她的身上了，不願再有別人來分我的愛。

六月十六日

平生認識的幾個朋友，幾年不見也不覺得如何苦思；但不能久時不見真如，“一日三秋”真不足爲喻。久不通音的朋友們啊！請你們寬恕我吧，酌量我吧；我的心房現在已經全被真如一人占滿，再也

分不出一小塊的餘地來了。

妹來信說，聞姬真如將聘與姓程的了，是她父親的主意。探問真如自己的口氣，却絕不承認有這麼一回事。我聽了這個消息，覺得成功的路上生了一個阻礙；想到我們相愛的程度，也就釋然不去留意了。我相信我的癡想，終會變成事實的。

六月三十日

今日大考完了，明天就好回去。

今夜我彷彿已經回到家裏，尋見真如坐在我的書屋裏，又見四壁坐着不少妹的同學。我不知怎樣一來，一個腕表墮在真如身側。我見滿屋子都是生客，於是在她背後低聲輕呼：

——真！真！真！……

我想委她替我拾起，她只是不應；我想盡了方法叫她，她還是不理。我很悻悻，心想她這樣沒情，我又何必爲她而憔悴呢；然而她從前又何必對我

纏綿，到今又何必絕我到如此地步呢？

我因一時悲憤不過，趨進廚房，用刀挖出胸中一顆赤鮮鮮的心來，雙手顫顫地捧走到書屋裡；滿屋的人，都嚇跑了，只剩了她一個人，呆若木雞的不動一動。我長跪在她裙前訴說：

——真如，你看吧，我的心是這般這般紅的，我的心這般這般赤的……

她聞了百分恐懼，急忙離座，像一隻受驚的鷄飛跑了。我捧着個心，一言不發的對着空座惆悵。胸中一陣陣的疼痛難忍，就此痛醒了；醒來只覺滿身流着冰冷的汗。我從來不曾做過這樣可怕的惡夢，這又是什麼預兆呢！我深曉得真如對我不會變心的，請放心吧！

七月一日

束裝乘車回里，者香同行。

想不到妹校放假比我們更早，她說姬真如合家

遷往西湖邊避暑去了。真如情願與放兒留在無錫，但是她父親執意不許，她沒法想，祇得一同去了。我聽了覺得惘惘，她竟棄我而走了。既而妹又說，真如答應時時同她通音，昨天已經來過一信，還帶問我可曾回來了沒有。我聽了又覺得欣欣，她畢竟是關心我的；但欣欣終抵不過惘惘啊！

七月七日

昨夜夢我與真如倚門閒談，我授與她一管口紅，這大約是我存心送給她的。她伸過纖手來接，我捺不住心頭的狂躍，乘勢握住，用我乾燥的嘴唇，在她細柔的手背接一連二的吻着。她泰然不拒，讓我放肆地儘吻。我覺得似乎有一種含有麻醉性的熱力，從她手指間迸裂出來，一直透進我的心房，傳達到全身。雖說甜蜜的夢常來騙我，但孤獨的我，確也得了不少欣慰。

虧得妹提起昏迷的我，連自己的生辰也幾乎忘

過了。多謝姑母好意爲了我開筵煮麵。

七月十七日

真如沒有什麼音息傳來，我的日記就沒有什麼可記。

有時我爲了相思而歡慰，有時却爲了相思而煩悶。

七月二十日

今日真如寫與妹的信上說，她到西湖之後，連夜陪着父母打槳遊湖，受了些風寒，回寓就發寒熱症；足足病了半個月，直到前天纔算好了。

我想起自己十三歲以前，身弱多病，母親陪着我，常至夜深方眠。往往我的病好了，母親却又病倒了。我還記得當年的情景：——母親斜身坐在牀沿上，一手端着一碗濃氣噴勃的煎藥，一手支着我搖搖的身子。小孩子最怕喝苦水，緊緊地閉着嘴唇

，她常是催促着我說：

——蘋兒，喝呀！你乘勢一口喝完，包你不苦；你若一口一嘗的慢慢喝着，那便難於嚥下去了。

我知道母親不會騙我的，於是皺眉忍苦的喝完了藥。她又把一個甜嫩的雪梨，削去了皮，一片片地放進我苦澀的嘴裡，我宛如一個饞客見了一塊塊的香肉，她看得也笑了。五六年前的往事，歷歷如在眼前。

嬌柔的真如呀！你自己小心走着自己的路吧！恨我不能夠隨時隨地看護着你。

八月六日

飯後無事，往訪者香。同游公園，啜茗於池邊。水面風來，愁襟爲開。

偶然在路上遇見了一對並肩共步的男女，心裏不知怎樣又羨又妒；我若會挽着真如的臂兒，一壁講細語，一壁移輕步，同在芳草地上走着，我心裏

不知要怎樣滿足，愉快，感謝。但願上天成全了我這箇極小的願望！吾人到了困苦的絕境，誰都相信命運是有神支配的。

真如來信說，她在湖濱寓中很是寂寞，遊湖也遊得厭了，帶去的幾部詩集，也都讀完了；獨歸不許，還須住二三個星期呢。

就說是相思吧，但終被無形的銅牆鐵壁遮隔了。

。

八月十一日

我記得誰曾這樣說過：“深山的藏金，沒有深藏在女人心裡的相思可貴。”我得了真如的愛，真是驕傲一切了；放肄說一句，還有誰比我更偉大呢！

在旁人眼中看來，或者她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物，但是從我個人眼光中看來，她真是個值得崇拜的天人。

八月十三日

昨夜夢真如將要嫁給一個蠢子，聽說她很願意。我聞了心中不服氣，趕出門去，一轉身就到了她家。進內只見燈彩如霞，賓客如雲。我也不顧什麼，趨入尋她論理。她一見了我，連忙回身裝做不認識的樣子。我再走前向她求愛，她竟全然不顧一些舊情，公然辱罵，毅然拒絕，甚至高呼僕役來逼我離開。我心大恚，奮臂擊退衆奴，正欲再尋她問話，只見銀荇走來；——哦！原來妹也在這裏。我抑住了滿胸憤氣，和聲叫妹替我作主與評理。不料她竟責我以大義，戒我以正道，圍繞着的男女賓客也都說全是我的不是；旁人固然與我不關痛癢，想不到妹的心也變得如此快。我心裏又恨又怨，一股憤火難熄，……我不知於何時就醒了。恍惚聽見有人在耳邊小語：

——白蘋，聽我說吧！姬小姐雖然對你有情，

恐怕未必怎樣想念你呢；日後她嫁了一個稱心恰意的郎君，不知要把你這個不足道，沒出息的窮小子丟到什麼地方去呢！

一個虛幻的夢，算得什麼呢；我深曉得真如對我不會變心的，請放心吧！

八月二十日

相思的喜悅，是口頭所說不出的；相思的煩愁，也是口頭所說不出的，

八月二十五日

今日七夕，我幾乎忘過了，虧得姑母提醒我說，今日人間是聽不到喜鵲叫的；它們都飛住天河邊去搭橋了。我聽了這話，才想起今日是七夕。

晚間大家坐在院內納涼，妹扭着房媽媽講牛郎與織女的故事。我仰頭見天上的彩雲對我點頭，雲邊的明星向我霎眼，它們似乎都與我相識。我因而

起疑，我與姬真如或者是天帝寶座兩旁侍立的仙童玉女，不知我倆幾時觸怒了龍臉，才謫落到塵寰裡，受盡了不少磨折：這種說法未免太無稽吧。

試看演劇，開場一回回都是些可歌可泣的情節，到了最後才演出歡聚一幕。所以我想我倆的事，早早晚晚，無論如何終會成功的；雖則她現在已將許與人家做媳婦，但是那種俗神俗骨的醜物，那裡夠得上配高貴的天人呢。這個波折，本來是我未來的團圓史裏，值得敘述的一節。

八月二十八日

當我噓着小歌夜遊歸來，家人都睡了。院內靜悄無聲，我覺得微有倦意，但不願辜負這難有的良夜，於是倒身斜臥在池邊微溼的石凳上，凝神作遐思。

今夜景緻真佳，幽清的月光，照透了寂靜的院落；輕爽的細風，吹動了躺在地上的竹影；一池綠

波鱗鱗，縐如錦文；露出水面的太湖石，清激粼粼；牆隅的一花一葉，都彷彿活動起來，宛如婀娜的仙子在銀波上臨風曼舞。我心想這時候大地上醒着的，恐怕僅有我一個人吧，知道享受今夜美景的，恐怕也僅有我一個人吧。再說一句，今夜明月如水，柔風如絲，除了我與院中的碧波，綠竹，月月紅外，還有誰知道呢！

我正在想嫦娥奔月的神話，忽聞樓上啾啾有聲，似乎有二個人在細語。傾耳細聽，一個原來是妹的聲音，一個却辨不清是誰。我心想那一個莫非是真如回來了吧；怎麼還同我妹在樓上講話呢！我愈聽愈像是她的語氣，我平日熟聞深悉的語氣，於是我一壁叫着妹，一壁舉步上樓。走近一看，不見真如，原來是妹與阿須促膝坐在竹榻上對話。

妹問我：

——你上樓來幹什麼？怎麼還不去睡？

——我聞你倆在講話，只當是姬小姐回來了呢。

○

——「傻哥哥！我做了她的同學，也不去想念她呢；你是她的誰，這般苦苦地想念着她！你既是放不開她，上月何不也到西湖去；家裏本來沒有誰可以絆住你的身心，索性你們都走了，單剩我一個人在家也好！」

我爲之語塞，移着失望的脚步，呆緩地走下樓梯。

姑母被我鬧醒了，高聲喊我。

——「癩兒呀！出外逛到這時候才回來！我只當你早已睡了。這樣夜深，還同誰在噪嘴？快快睡吧！」

我也無語可答，胡亂地應着臥下。上牀之後，反側不能成寐；思想起伏，有如船身邊漩滾飛濺的白浪。一線銀輝從半格窗櫺裏射進房來，恰正照着壁畫中的無量壽佛——深緋色的寬衣，冷酷的面容，——莊嚴地向我瞰視。不過一會，聽見時鐘鏗鏘

地打了十二下。亂絲般的思想，愈理愈亂；兩眼胸轉，昏昏不知所以。

“蘋哥莫愁！蘋哥莫愁！……”不知從何處飛來一隻不知名的夜鳥，落在院中彷彿這樣啼着。

八月二十九日

做夢也沒有想到今日真如會回來的，越使我相信幻想是會變成事實的。

妹一見真如進來，便帶笑帶譏的道：

——真如，你回來了麼？——好呀！幸而早來了一刻，再遲一步，便有人爲了你想死呢！

她聽了怪不好意思，含羞含笑的道：

——怎嗎？銀荇，你終是說些不入耳的話；久別重逢，不說幾句寒暄，劈頭就是刻毒的話，使人聽了怪覺難過。

我也覺得不好意思，難爲情同她多講話；話雖少講，眼却多看。她梳着垂髻，穿着長裙；半已失

去處子的稚態，半已染及少婦的風韻。她的面容雖是比前瘦減了一些，但是未曾失去昔有的嬌妍。

她老早就走了。說句笑話，我想俯下身去，將鼻尖聞遍門前路上的泥；泥上諒來還留者仙蹤的香氣吧。

她送與我們好多西湖產物。姑母分與我兩幅畫；一是石印的“西湖全圖”一是五彩的“蘇小小墓景”。我如得了寶物般的狂喜；前者高掛在書屋裏，後者深藏在書篋中，

我怎樣安置寶貝般的真如呢？真使我為難！

八月三十一日

昨天妹絕早就往姬家去了。今日我料真如會到我家來的。飯後不到半小時，我所想見的她，果真姍姍來了。我與她談不到幾句話，妹便來搶着與她搭話了。妹好像是司管我的命運的女神；這樣不肯放鬆一步的和我作弄，何苦來呢！

多情的真如呵！當我聞着一縷從你的齒縫間吐出來的清芳的香氣，我知道這是因為探知了我心頭的乾苦，特意來浸潤我的心的。我受你的賜與真不少了，我將如何報答才好！

九月一日

我見了真如一面，心兒便欣喜了幾天。

妹校今日開學，以後真如是難得到我家裏來走動了。

沒有誰來同我解悶，幸有後院的鴿子，還與我周旋一番。

今夜月光皎潔，全院的花樹都好像浸在水中一般。我倚窗凝視，無端引起心潮，與月波同流，禁不住思淚亂滴。

九月六日

我盼望的星期日來了，我盼望的真如也來了。

真如，妹與我三人，同在房內閒談。妹提議講笑話，大家都贊成。妹先說：

——有一隻航船，開到某處去，船艙裏坐着一個無錫人，一個江陰人，與一個吳江人。大家悶坐無聊，就互相攀談起來；尊姓大名問過，大家就講東說西起來。不知後來怎麼一來，那個吳江人說了一句“江陰強盜，無錫賊”。江陰人聽了，怒氣冲天，站起來要揪那吳江人；無錫人聽了，一些不發怒，和顏悅色的從中調解，爭端才算平靜了下去。後來那無錫人又講個故事給大家聽了：“某年月日，有兩尾鰻魚，想到東海水晶宮裏去為龍王拜壽，游至中途，遇見一隻烏龜。烏龜聽說它倆要到水晶宮裏去拜壽，要求同去，鰻魚也就答應了。於是大家同行，一路無話。後來到了一頂小橋，鰻魚體狹，一轉身就遊過橋門洞；烏龜體闊，再也游不過去。鰻魚見它可憐，回身便把烏龜扛在背上，才算慢慢地挨過橋洞。這就叫做魚扛烏龜……”江陰人聽到這裏，

便得意地大笑起來。吳江人忍不住含恨笑道，“你這無錫人畢竟是刁惡的；我只罵了你一聲賊，你却隱隱地罵我吳江烏龜：便宜反被你討去了。……”

我們不待她講完，也都笑了。次是真如講，她道：

——我一時編不出什麼笑話來，講個故事塞責吧。

我與妹不約而同的說：

——也好！講吧！

她那引人愛憐的兩片紅唇，於是一開一合的動了。

——這個故事發生於今年春天，是放兒的娘上城來探望放兒時講與我聽的。她講鄰村有個土地廟，間壁住着一家姓錢的。一門只有父子兩口，去年新娶了一個媳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倒也十分勤儉。今年春天，她家養了兩臺蠶；連日陰雨，蠶死了七成。錢老灰心，把其餘的蠶也都棄了。媳婦

覺得可惜，暗把棄了的活蠶拾了進了，搬在自己房裏養着。錢老種有三畝桑田，單靠賣葉也夠半年開支了；因爲今年桑價，比上年貴了好多。他自從把蠶丟後，日常帶着火鎗伏在田裏，防備人家來偷葉。一天，媳婦眼看偷養的棄蠶要斷葉了，於是待至夜半，暗命丈夫到自己田裏去採一筐桑葉來。不料那夜，錢老還眼睜地蹲在田隅。他隱見一個黑影在樹間一閃，當是偷葉的賊來了，（想不到會是他自己的兒子）猛地扳機一槍，黑影隨聲而倒。他點火走近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兒子。悔恨莫及，也就飲彈而死。媳婦在家等了好久，不見丈夫回家，就提了燈籠去喚；走進田裏，就見爺兒兩個屍首十字交橫着。她嚇往了，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回去也就上吊尋死。這真是一幕錯誤的悲劇啊！

真如說完，言下愴然。妹立起來說：

——不算！這個不算！原該說個滑稽的笑話的，怎麼講起一個怕人的故事來！現在罰你補說一個

引人笑的笑話來。

我巴不得聽她再說一個，多聆一會嬌音，藉以溫潤我這乾燥的耳膜。於是我也和着妹要求她重說一個。

她糾纏不過，用手支頰，想了半天，只是想不出什麼來。我看她引人憐的，就向妹道：

——算了吧！不要難爲人家了，害得人家發臊，怪不好意思的。人家是客氣的，你今這般逼她，嚇得她下次不敢來了呢！

她聽了不以爲然而然的說：

罷了，罷了！想不到你竟出來替姬真如辯護。既如此說，那麼你接下去講吧。

我素來只會聽別人講笑話，不會自己講給別人聽的。房媽媽講的笑話，妹也都聽過了，不好意思再講與她聽。我被她逼得沒法，只得一面心裏編撰，一面嘴裏講道：

——某鄉村，有一個姓錢的老頭兒，……

妹聽了，急忙用手掩住我的嘴道：

——不要講下去了，這不是同姬真如講的一樣嗎？

我故意怨聲說：

——不一樣的！靜心聽吧，噪得我想不出來了

。

於是我又斷斷續續地講：

——老頭兒欲雇一長工種田，……人家聞他生性刻簿；飯菜祇有兩根青蘿蔔與一撮臭鹽菜，都不願意去當長工。……錢老沒法，……田園將蕪，錢老真沒法，……沒法可想，沒法……

這當說法，引得真如與妹都發笑起來。我正在沒法的當兒，忽聞阿須隔窗喚我：

——蘋少爺，出來吧！王家少爺來……

一語未畢，只見者香笑嘻嘻地走了進來。我顧不得再講笑話，連忙迎了出去，陪他在書房裏坐下。我心中暗喜，虧得他來解了我一個難。我隱聞妹

在房內噤哩咕嚕地說：

——這次真造化了他，只訥訥地講了一半。

者香說，校將開課，約我於九日早上同行。他坐了一會就走了。回房不見了她們兩人，阿須說她們到大橋下去買絨線的。

前兩年，晚間上了牀，一直睡至天明方醒；近來，一夜常要睡醒二三次，醒了更是不易成眠，恍惚而臥，天明即起。

九月九日

離家的隔晚，忙着整理行裝，歸寢已將夜半了。姑母吩咐我上了牀不要胡思亂想，早些入眠，明晨還須絕早起來趕車，不然，像我這樣軟弱的身子，何堪受長途僕僕的風塵呢。小鐘連續地數着流光一滴滴逝去，我不知於何時也就睡着了。

鷄聲不息的啼，像是催促遊子起來上路。我霍然從迷離的夢境驚醒轉來，揉了揉酸澀的眼。伸手

向枕邊摸着時計一看，短計正指着五點鐘。揪帳見天猶未亮，我心想再眠一會，又恐趕不到車。正在猶豫之際，耳邊聞得隔房窸窣有聲，原來姑母早已起來，我就披衣下牀。她聞我起來，輕聲問道：

——蘋兒，你起來了嗎？早呢！天還不過一些兒亮。

我走到隔房姑母身旁說：

——伯，怎麼你爲了我絕早起來呢？這時我也不能成眠，早些起來好。

她憐憫我似的說：

——我的蘋兒！昨夜又沒有好好地睏着吧。我不先起來，阿須那懶坯會想着早些起來嗎？

我打了個呵欠坐下，姑母又說：

——爐子上煮的百合快要熟了，你叫阿須去盛着喫吧。再停一會，竈洞裏煨的糯米粥也將好了。

我出房去尋了阿須。姑母知道我愛啖百合，爲我煮了滿滿一罐，我只胡亂地喫了半碗，便停了箸

• 覺得胸中似乎有物塞着。

我無意走過厨下，仰見一彎纖纖的下弦月，懸在西樓曬臺的鐵欄間，彷彿一把鍍銀的無柄的鐮刀。幾顆晨星，隱隱未沒。我暗想這時真如一定還睡着未醒，甜夢正濃；她那裏知道我今朝將離去家鄉，更那裏想及我在這曙風淡蕩，朝露凝濕的時候，一個人立在階上低頭想着舊情新愁。

阿須跑來說：

——蘋少爺，進去吧！太太在喊你呢。

我急忙進去，姑母見了責問我道：

——你——孩子氣！爲了什麼只是不進來，受了風寒怎麼好？

我垂手無言，像前時聽母親的教訓一樣。

朝陽漸漸地射上窗格了，我勉強喫了一碗粥，姑母又挨我喝了半盞豆漿。房媽媽進來說，黃包車在門外等着了，行李也放在車上了；我披上了長衫，湊近姑母說了一聲：

——伯，我去了！

我不自然的移着鈍滯的脚步，走出房門。我驟然想起一事，連忙向房媽媽說：

——房媽媽，待妹起來了，你同她說，叫她對姬小姐說一聲，我今早走了，再說一聲，我到了中秋節一准回來。

醒人的晨風，跟着車輪一路吹送。我惘然坐在車上，眼見耳聞兩旁的情形；——梵音閣上琤琮地響着的簷馬，電綫上飛躍着的小雀，通滙橋上未熄的夜燈，牆壁上的招貼，轆轤地推着的小車，以至街犬狂狂的吠聲，——它們都像是同我告別。我是怎樣留戀它們啊！心想多看一眼，多聽一會家鄉的聲色，不懂事的車夫，只管放開闊步向火車站奔，不許我作一刻的留連。

王者香在站上待我好久了，我們上車未幾，輪即轉動。憶起江文通作“別賦。”的開篇句云“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莫名的鄉愁。像小賊般的竄

入我荒涼的心田。

九月十五日

王建詩云：“妾思常懸懸，君行復緜緜。”——
真如也這般想嗎？我在這裏第一件不稱心的事，就
是看不見他的笑容。

九月二十五日

晨起，但見迷漫的乳白色的朝霧，昏昏漠漠地
封住了園中的路。日色矇矓，不若在晴朗的早上那
般曠曠地刺人眼皮，却是十分慈和，宛如一面瑩澤
的明鏡，孤獨地掛在東方；我起先疑是昨夜沒有西
落的月亮呢。我不禁動了興趣，提起輕健的脚步，
跨上封住的園路。眼前五步之內，是看得清楚的。
五步之外，就一切都模糊了。一步步走着，眼前深
深的，變了淡淡的；回頭一看，白霧已經密密地迷
住了來路。太陽四周漸漸地生了光芒，於是早霧便

一重重的退了；眼前所有的一切，也都分明地呈現了。

課後出外，逢見一女，面貌酷似真如，年亦相若，我幾欲失聲而呼。

十月一日

明日秋節，校給假一天。課畢，我乘車返錫，者香未歸。

十月二日

我想今日中秋，真如是不會來的了。我暗使阿須去邀她過來賞月；她回來說，姬太太不放小姐過來。我沒法，只得叫妹親身去請；她不肯去，說中秋節怎麼好去請人家來呢；姬家也有月賞的。我懇求再三，妹方才笑着去了。傍晚才見她回來，同她携着手的，不是真如是誰呢；跟在後面的，不是放兒又是誰呢！

歡樂的晚餐過後，大家坐在院內看月。放兒說，月亮與飯碗一樣大，阿須說與面盆一樣大，房媽媽說與粉篩一樣大。妹駁倒衆人說，月亮比我們這個院落還要大上幾千萬倍呢。大家不信妹的話。真如解說，大家眼光中的月亮是理想的，所以說得有趣；銀荇眼光中的月亮是實驗的，所以說得乏味了。我深以爲然，月亮若用科學的目光看來，只不過是個蠢大的，磊塊的，受日光而返照的星球：這般說法，就覺得無趣了。

我想起幼時母親教我唱“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昏對”時的情景，不覺心裡有些難過起來了。

一輪明月推上了天心，真如同着放兒走了。我們也就散了。

今夜我沒有成眠，寫詩一篇，題名“秋夜”：

皎皎深院月，

窺我芝蘭室；
輕風何細細，
吹鳴壁間瑟。

夜長不成眠，
弄笛綺窗前；
心中有所思，
笛聲轉嗚咽。

我所思兮任何處？
我所思兮在一方；
有女婷婷年十六，
容華皎潔如秋霜。

微風時帶海棠香，
雙星暗沉月過牆。
閨中女兒難與共，

玉笛誰解聲淒涼？

花有開兮復有謝，
月有圓兮還有缺，
惟有熊熊相思火，
終年燃燒無時滅。

十月三日

早晨真如來，梳着人字辮，束着玄色裙，同我初次見她的時候一樣裝束。我有不少話與她細說，但是，見了面，終是訥澀難言。

妹要真如陪她去買書，我要求她停一刻去，留真如多坐一會，她也就答應了。我想同她講幾句心裏的話，只是不好開口。妹要她走，我也終於放她走了。臨走她泰然問我：

——今天走嗎？

——是的。

——什麼時候走呢？

——打算中車走。

——那麼我們冬至再見吧。

——是，我們冬至再見了。

真如從來沒有叫過我的名字，大約因為我的名字太俗，不配從她那如珊瑚一般鮮紅的，如琥珀一般光澤的嘴唇縫間（哦！我再將什麼來形容呢？）流出來吧！

家鄉是可愛的，因為又是真如的家鄉，所以覺得家鄉更加可愛了。我真不情願離開有我愛人居留的家鄉呵！

我與真如相愛，本來是我生命的旅途上的幾點美麗的足跡，怎樣值得去憂慮煩惱呢！

十月五日

她好像高供在紫檀木的淨几上的一盆芳美的仙花，我呢，好似一個自形穢賤的野小孩。我站在門

外，抬開滿佈塵垢的眼皮，從一綫門隙裏向內偷窺幾眼；從不敢偷進門去，將我低微的身子，湊近高供仙花的淨几，舉起脚跟，仰起項脖，對花作如嘗滋味般的細嗅；更不敢用我粗陋的小手，對花作如弄寶玉般的輕撫：一來恐仙花怪我唐突，二來怕主人要出來呵逐我。

有時偶有一絲薰人欲醉的香氣，瞞着主人私從花心裡冒放出來，穿過門縫，直透我的鼻孔，而竄入我荒涼的心田。我那久伏於泥底的愛苗，一聞到這如春風一般和煦的香氣，立時透出鵝黃的愛芽。若經香氣十番百番的吹薰，微小的愛芽，不難開展燦爛芬芳的愛花，結成圓滿甜蜜的愛果；到了那時，我一定將快樂得四肢舞蹈起來了。這是全要感謝香氣好意的賜與，與殷勤的輸送。

話雖這般講，但是我還是站在緊閉的門外；多情的香氣，也不能夠多量地時常偷送出來。我若得終日住在那散遍香氣的內室，朝朝夜夜任我細聞也

好，狂嗅也好，輕撫也好；那時我快樂的心，一定要飄飄然飛上天去了。呀！我的心終是這樣不知滿足的。若使春風般和煦的香氣，能夠接續不斷的吹來，滋助我開出愛花，結成愛果，那時我自然是心意滿足了。

但是倘使那盆仙花，因為缺少了灌溉，照顧，一旦牠自己枯萎了呢；那麼我心中將開的愛花，因為斷了天香的滋助，也就跟着枯萎而摧殘了。結成圓滿甜蜜的愛果的夢想，被絕望的鐵椎，擊得如破鏡般的粉碎了，永世也不能如中秋月那般重圓了。但願仙花長生，與愛果早成。

十月十五日

昨宵夢中的幽會，連那我所怕見的，不認識的她的父親也相會了。醒後成詩，題名“鄉愁”：

故鄉有戀人，

皎艷如朝日，

昨夜來夢中，
並肩談笑密。

覺來歡無限，
情話猶盈耳；
夢斷人影遙，
渺茫隔煙水。

相離本非願，
却爲何事逼？
去去三百里，
但願長相憶。

相思不相見，
竟日相思淚；
難堪三更雨，
孤燈不成寐。

梧桐葉葉語，
遙知人憔悴。
幽房靜何如，
有客獨求醉。

可憐長相憶，
催盡兩鬢白。
一日復來歸，
花間同傾積。

我從不敢在真如面前提起一句愛慕的話，我只不過在背後偷寫幾句相思的詩。

我感謝真如賜給我貴重的相思，萬金買不動的相思；我怎樣酬謝呢？我只也有真誠的相思啊！

今夜又被相思擾了，再也不能入睡；漫漫的長夜，難道又便這般度過嗎？

十月二十日

回想宛若一把利刃，不時來暗刺我受痛不起的背脊。記得我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曾經做過一件欺騙母親的事。那天，不知我想去買一件什麼心愛的東西，手頭沒有分文；我便裝起一股正經態度，走到母親面前胡謔說，我要去定閱半年“英文雜誌”。校中同學沒有一個不看的。她聽了也歡喜，慨然給了我一圓，只不過叮囑我幾句用功的話。白亮亮的一枚銀圓，不知在什麼地方隨便地化費了。呀！我做了一件欺騙母親的事。

十月二十五日

秋風呵！我求你把我心頭堆積着的一片片舊恨，一瓣瓣新愁，一起吹沈河底，如你吹落樹上的枯枝黃葉一樣。

十月二十九日

我恍惚同母親在一起，她右手攙着我，左手携

着妹，在一條高低不平的路上走着。夕陽已經落了。我們走到一個廟宇門前，母親立定了，舉目細認那斜懸的匾額上的模糊的字。忽地門隙中竄出一陣怪風，我的兩足搖搖地站不住身子；一個旋轉，把我捲上了天。耳際隱聞母親在高喊我蘋兒，妹在驚呼我哥。

既而喚聲與風聲漸小而息了，我覺得身已着地，張眼一看，却是落在一處花園裏。稚猿與老鶴同遊，綠竹共碧水交映。我心裏暗暗地稱贊：“這裏真是一固好地方，可惜她們兩人都被風吹散了，沒有同來，不然……”我正在胡思亂想之間，忽聞背後一陣笑聲：

——嚇哈！你到這時纔來，累人久等了。

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白髮老者，一邊笑，一邊說，蹣跚地向我走來，不待我開口，拉着我便向前走。走不多遠，即見一座高大華麗的大廈，豎在眼前。門口電燈輝煌，旗綵飄揚，一看便知是結

婚的禮堂。他領着我急急地走，我也不敢動問。再前行，就見一羣穿紅着綠的小孩們立在堦上，見了我便齊聲道：

——新郎來了！新郎來了！

他們說完，便一齊向裏面逃進去，好像是去報信的。我覺得很奇怪，但是恐怕說的不是指我，所以不曾動問。老者領我走進大廳，只見坐着許多男女賓客，其中大半是我認識的親友；他們都立起來招呼我，並說了不少恭賀的話。我更是無頭無腦，正欲問時，又見母親同着妹自屏後出來，見了我就說：

——蘋兒，怎麼你到這時才來！趕快進去換了禮服出來行禮，像你身上這般破舊，是要被人家嗤笑的。

我又是快活，又是疑怪的說：

——母親，怎麼你也被風吹到這裏來的？這裏是誰家？今日是誰在這裡結婚？

妹聽了一笑說：

——不要多說話了，姬真如在裏面裝束完了，只等你來成禮。

她說完就挽了母親，轉身進去了。回頭不見了那位老者。未幾，母親拿了一身新衣出來，替我換上，接着妹與阿須攜着一位新娘，自屏後徐步出來，後面還跟着兩個喜娘。我一看新娘，正是我日夜思念的真如，不覺大喜過望。正欲上前問話，兩臂忽然被人扶住，亂推亂擁的將我送到她面前；就見司禮高聲讀程序，我也隨便他們叫我如何動作。再後讀至“兩新人同入新房”一句，就有人把我倆並行的送進一間牀桌全備的新房。

滿房擠着調笑的賀客，我也羞得去問真如，這是怎麼一回事。坐不多時，喜娘端上一桌飯菜，我們胡亂用了一些。後來噪鬧的賀客，也陸續走盡了；喜娘知趣的說了一聲“少爺少姐，早些安歇吧！”用手帶上了門出去了。燈光明亮的洞房，單留着我

們兩個。

最使我疑惑的，就是那白髮老者，不知究竟是誰。我就湊近她身邊坐下低聲問道：

——真如！剛才我來的時候，有個白髮老者，不知究竟是誰？

她迷着兩眼笑道：

——怎麼你連你家間壁的秦老也記不起來了呢？

我一想正是秦老，可笑我見了他，竟完全不認識了。我正欲再問，突聞窗外砰的一響，滿房的燈火盡熄了；於是我發覺自己原來臥在牀上。但聞兩隻貓兒在屋上咪咪地嚷着，把瓦鱗踏得怪響。

十月三十日

自古傳說，月下老人是一位司管人間婚姻的神。他預先註定了誰配誰，就暗將那二個人的脚，用紅繩繫住；雖然一個走到天之涯，一個走到地之角

• 終有一日相會而成夫婦。反轉來說，若使月下老人沒有註定，沒有把紅綫繫住二個人的脚，憑你二個人大家相愛，朝夕居在一起，終沒有一日會成就事實的。

我疑問，若說真有這樣一個婚姻之神，難道他老人家一身幹得了這幾千萬幾千萬對男女的事，難道他幹這種紛亂，麻煩的事，沒有一點錯誤嗎？戀愛的悲劇，大約便是由他錯誤而弄成的。不是我驕傲，房媽媽也曾說，我與姬小姐正配稱一對。倘使我倆沒有一天，並肩立在禮堂上聽主婚人宣讀婚書，那一定又是月下老人弄了錯誤了。

男女的婚姻，是一件極瑣碎，極繁雜，極難管理的事。天帝不令一個頭腦清楚的年輕人，來管理這件大事，却叫一個眼花耳聾的老翁來幹，無怪世上戀愛的悲劇層出不窮了。可憐那些犧牲的兒女們呵！

深秋日易暮，疎林見夕陽，——可憐落了的葉子啊！

我覺得今夜的月，與中秋節的月，沒有什麼分別；一樣圓滿，一樣皎潔，只是夜氣更加嚴密了，秋蟲的鳴聲也沒有了。

十一月五日

妹來信說姬真如生病，有一星期沒有到校了。她去看過幾次，見她面上一紅一白的，很不好看。活潑潑的真如怎麼會驟然病了呢？恨我不能常常依在她身側，撫慰她那同我一樣孤獨的心呵！

十一月七日

早晨起來，頭腦發一絲絲的微痛，我也不以為意，只是墨念着她的病。

十一月八日

大約我害真如病了。妹來信說，日前她到姬家

去，放兒暗下對她說，老爺要小姐嫁給程家，明春便要過門；小姐不情願，老爺罵，小姐哭，這樣鬧了幾場，小姐就病倒了。

真如，你聽了你父親的支配，不要再生決裂；莫再思念我，空守我，庸碌的我啊！真如，寶貴你的身體吧！忘去我倆中間的故迹；我們的愛，到死仍同白雪一樣純潔。我不要因為愛了你，反而害了你。

十一月十一日

昨夜我夢，我強要真如嫁我；我叫妹到姬家去說親，妹不肯去，並勸我說：

——哥，不要這樣固執，不要這樣一想情願的孤行獨斷，要曉得天下沒有一想情願的事情。你譬之沒有見過真如，譬之不曾認識真如，那你又將如何辦呢？男女相悅，原不一定以結婚為目標的；愛情的結果，並不一定以結婚為終局的。

——你的話不是這樣講，此一時，彼一時，若

使我沒有見過她，沒有認識她，也便罷了；倘使她被我爱上了，那我是不肯放她去嫁別人的。我是非常自私的，我的兩眼不能看見有個男子挽着她的臂膊在路上走，不要去論其他了。

妹見我變色直言，嚇得逃往姑母房裏去；我跟在後面追着，偶在石子上滑了一交，夢便跌醒了。

十一月十三日

昨夜夢見真如果將出閣了，妹要我伴她同去喫喜酒。我恨真如負心，不情願去看見她，但是妹強逼着我一同去了。她出嫁的事，偏要在我眼前發現，我真沒有勇氣去看見珠花滿頭，盛服濃裝的新嫁娘呵！

我跟着妹走進她的閨房，我見了她，便如寒蟬般的一些聲息也放不出來，滿懷覺得不如意。她嘿地低下粉頰，連看也不敢看我。她那淚光閃射的兩眼，滿貯着對我不起的神情；緊蹙的愁眉，表現

出欲訴無從的腔調。我見了她，心中又是怨恨，又是愛憐，又是痛惜。

妹望見我倆這般難過，就搭訕着把真如拖過一邊。我決意趨前向妹說：

——恕我不能久留在這裏陪着你了。

真如在妹背後，抬頭着重地釘了我一眼，眼淚就如珠脫貫的亂滴下來。我不忍再去看她的淚臉，返身便走了，夢就在這時醒了。我心中熱烈地燃着悲憤的活火呵！考夢中的日期，恰與日中相同，難道她真的在家鄉嫁人嗎？原來她的病是託辭，不由我疑心起來了。

十一月十六日

如母親在世，我一定要求她替我作主；我想她一定能夠想出一個完美的方法，來解決我的難題。

顧著“芝蘭與茉莉”小引中說：“我自己抱恨着我一向沒有同她十分的親熱，一向沒有讓純潔神聖的情感儘量充分的發展。……她是能讓我愛的，

但是我自己沒有勇氣，從不敢把真心純潔的愛，誠誠懇懇坦白地說出來。我終於是偷偷的啊！神聖的愛，都被這種俗人污蔑了啊！”以上完全是要說的話。她的愛是光明純潔的，却不巧遇着我這俗人，（這全要歸罪於妹啊！）偷偷地，終是偷偷地愛着，於是她的愛，被蒙蔽得不光明，不純潔了。我感謝她誠意賜給我那未經旁人接受過的神聖的愛，可惜被我一雙齷齪的手污蔑了啊！現在我只有懺悔呵！

真如呀！枉然你我相愛了一場。我們相愛，僅有妹一人知道，彷彿關在花房裏的兩盆鮮花，馥郁的香味，只是不透一絲的悶鎖在玻璃窗內，窗外來往的過客，只管走着各自的路，從未停步賞識花兒幾眼，只有園丁不時地走近窗來，帶笑佇立一回；這全是他灌溉養護的功勞。

十一月二十日

昨晚接妹來信說，真如的病轉劇，沒有從前平靜

；一到黃昏，熱度便高起來了。她用玄幻的口氣安慰我：“哥，你聽了這個消息不要恐懼，你放心可也；因為那用天工刻成的美人，不會無緣無故就歸真的。”

信尾附告，她那隻寵愛的鴿子“緣裙”於前日無故死了，昨天連我那隻“白衣”也不知飛向何處去了。真如病重的消息傳來，驚碎了我脆弱的心，我也無心再爲了愛鴿死亡而加悲傷。

懦夫呵！怎麼你連救她的勇氣也沒有了呢？難道你忍心袖手看着你那如花如玉的愛者被人逼死嗎？庸人呵！你不應如此沒情無義，涌起你的血啊！涌起你的血啊！

我決意趕回去看看病重的她。姑母見我無故回家，很覺奇異，妹也覺得奇怪。妹自我走之後，因爲樓上不便，搬到我房中來住。今日我回來了，我叫她仍住在我房內。

十一月二十一日

妹今日未到校裏去，她梳完了頭，就被我逼着去看真如了。她回來說，真如病得不像了，恐怕在這幾日上下，就有變端了。我聽了急得什麼似的，我一想情願的要求妹帶我去看她一面。妹沒法，急得躁足，並道：

——難死我了！你要去，除非打扮了女人才好去。千不該，萬不該，我常常帶了姬真如來家，害得你們如今尋死覓活。你們的事，好歹都由你們自己做去，何必如此難爲我呢！

我含怨想道：“不怪妹，也不怪我，只怪真如爲什麼要進妹的學校，旁的學校多呢；更怪真如爲什麼獨和我妹親近，以致你我相識了，相愛了；不然，我們在街上偶然遇見了，至多大家不過一顧了事，決不會造成這個孽緣的。”她病得將死，怎麼我還怪她不是，我真薄情啊！

我稚弱的心，怎麼攔得住這般焦急。妹既然如

此，還有誰來替我分担一些憂心呢？

晚上姑母對我說：

——蘋兒，你聽我說一句話，姬小姐若是真無救了，她死了一定是處處佑護我們的。你是田家的獨子，如今這樣自作自受，怎麼對過你去世的母親呢！

我聞了心如刀割，越發悲傷起來；難道她真沒救了嗎！難道我們就如是結局嗎！

十一月二十二日

蒼天呀！她危在旦夕，難道還不許我前去看她一下嗎！你何必將我倆的命運注得如此刻毒呢！

最後，還靠着妹替我想了一個巧妙的方法。

——哥，明白些吧！凡事必須顧前顧後，必須看清利害，若說你要叫我帶你去望她一面，那是千萬做不到的，我也不敢擔當更大的罪名。只因我愛管閒事，害得你們現在如此收場。我另換一句話吧

• 你要去是可以的，但是只許你在門口徘徊探問，這樣或者能够得些消息。你若瞧見她大門階石上燒着紙灰的時候，你若哭，趕緊回來哭吧，不要就在那里放出聲音來，惹得路人笑話。你若禁不住哭了，那麼真如清潔的名聲，也要被你一哭而沾污了。若是你不看見有什麼紙灰，或者不聽見有什麼哭聲，那證明她還留着一口氣，躺在牀上未死呢，你也得暫時安一安心。哥，我同你說，快快保重你的身子吧！

我真的聽了妹的話，在姬家門前步來步去；有時乘沒人看見，便向門裡探望一下。我不見有紙灰，也未聞有哭聲，只看見她家的僕人，一進一出的很忙，只聞見裏面隱有鏗鏗丁丁的木鐵相擊聲，我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鄰居見我半顛半狂的，他們那含有奇怪性質的目光，不時射到我身上來，我却無心去理會。姬家門前漆黑了，我只得走回家去。

十一月二十三日

窗紙微微有些亮了，牀前的物具，還是渺渺忽忽的辨不清楚。我恍惚看見真如推門進來，仍如平日婀娜的樣兒，走近向我道：

——蘋哥，你一個人好好過吧！我們從此別了。你同銀荇說一聲，我不去打擾她了。

她說完了，轉身便走，我忙叫道：

——真如，你往那裏去？又要往西湖邊去嗎？慢些兒走，我來送你一程。

同房的妹，被我鬧醒了，她問我道：

——哥，你同誰在說話？

我那時夢雖醒，神思還未清，因答道：

——姬真如去了，我們同去送她一程。

妹笑道：

——你夢迷了，怎被還在說夢話？真如到何處去？她現在那裏？

我被她問住了，張眼細看，方知剛才是夢。我

陡的想起奄奄一息的真如，禁不住放聲哭了。妹忙問：

——怎的？怎的？你做夢還沒有醒嗎？

我不自主的帶哭說：

——真如死了！

妹驚道：

——不要胡說，你怎麼好咒她死呢！我昨天偶然說了一句“真如不會好了。”你便說我咒她，怎麼你現在自己也咒起她來呢！

我知道妹不懂事，就把剛才的夢情述了一遍，她也覺得奇異，並安慰我說：

——這是你日間過分憂慮的緣故，所以才有這類的夢。你好好地再睡一下吧，明日我替你再去看看她，包管沒事的。

我雖知夢中的事，是算不得確實的，但是我那裏有心再睡，恨不得立時便叫妹問去。

早餐甫畢，只見真如的侍婢放兒，滿臉淚光，

急急忙忙地走來尋妹。我不待她開口，便知道真如是死了。今日呀！今日是什麼日子呀！

十一月二十四日

朝夕沈浸在悲哀的湖裏的我，辨不清白晝與黑夜，全不知日月之在發光抑否，幾忘却我還留在世間。母親死了，我也如此顛亂過，那時房媽媽日裏隨着我走，夜裏伴着我睡，恐防我將發生什麼事端似的。如今呢，妹已無形將我監守着。我要放聲哭，她來掩住我的嘴；我要出門，門已落鎖。

真如呀！天帝使神舉幡召回了你的魂魄，但是不知何時纔來召我回去呢！

十一月二十五日

者香來了兩信，催我赴校，我那裏有心緒去回他隻字呢。

想起死了的真如，連帶想起死了的母親。天乎！汝何薄我若斯！

深情的真如呀！你臥在那幽暗陰沈的，不自然的睡榻上，恐怕還在不斷地想着失侶的我吧！

我祇覺得身子飄飄，頭兒昏昏，眼前茫茫，脚下空空：何所之？何所之？

十一月二十六日

妹陪我立在門前閒眺，遠見放兒走來，她見了我們就站住了。妹叫她進屋子裏來問話，她哀聲哀氣的講小姐臨死時候的情景：

——……小姐死的前兩日，一天到晚鬧着要喫蘋果。太太叫我去買了幾個來，剝了皮，剖了一片片的送到小姐唇邊，她又搖頭不要了。過後，又連連地喊着蘋果。我們將整個送與她，她也不受；害得我們這又不好，那又不好，不知她究竟要什麼東西。

妹聽了，回過頭來望我，我只管流淚；她見我又起悲傷，恐被放兒看了不便，遂打發她出去了。

妹叫放兒去了回來，只見她滿眼含着淚光，默默地對着我不作一聲。過了一刻，她才有聲沒氣的道：

——哥，你看真如真是癡情；臨死還喚你蘋哥呢。她母親當是要吃蘋果，拿來給她，真是叫人又好氣，又好笑。

我埋怨妹道：

——都是你不好，我求你想個法子帶我去看她一看，你又不肯；人要死了呢，還要促狹。

真如送與我的“蘇小小墓景”，還留在我的書篋中；睹物思人，能不傷心！

女兒個個是要被男子蹂躪的，只有真如幸得保着完整的身體歸真去了。

臨睡妹傳給我一束詩稿，說是真如病危時交她轉給我的，她說本來老早就要給我看的，因為見我終日沒頭沒腦的，所以到今夜方才給我。素紙未啓，淚先流了。上面寫道：

慊慊詞

勤勤叙別離，慊慊道相思。——沈約

一

鄰女呼遊春，
遊春辭無力，
非關心意懶，
怕見楊柳色。

二

聊將楊柳枝，
結挽雙如意；
一個貼儂髻，
一個繫君臂。

三

青崖千百層，
不及君情厚。
長日居深閨，

素身爲君守，

四

平日思見君，

見君滿頰羞，

欲言偏無語，

欲笑佯回頭。

五

一片日邊霞，

燦爛若羅綺；

安得裁作裙，

君見應亦喜！

六

見君少得見，

忘君未能忘。

獨處長鬱鬱，

癡願幾時償？

七

相思憂成疾，
 儂心似孤嶼。
 強向鏡中看，
 玉顏損幾許？

八

父母昧儂意，
 遣嫁天一方。
 生常莫相棄，
 死當莫相忘。

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已撇開了一切，祇有我的生命，還有些戀戀不捨。我雖然不殉情而死，還貪生存在這看不見愛人的一顰一笑的世上，但是我的確已經遺世而獨立了。

.....

恍恍惚惚我一個人來到一所大寺門前，正見柳

絮黏帽撲衣的散飛。我也忘記去看寺名，信步跨進門去，走上大殿，却不見半個僧人，只聽得寺鐘一響，餘音裊裊不絕，我的心不禁也隨着震盪起來。

我再走過幾間佛堂，來到一個淨室，上面懸着一幅中堂，題爲“寒江釣雪圖”，上面題有一詩云：

垂釣板橋東，
雪壓簑衣冷。
寒江水不流，
魚嚼梅花影。

下角署着“八指杜多”四字。我正在玩味“魚嚼梅花影”一句，覺得有人拍我的肩，轉臉一看，是一個不相識的，短衣窄袖的轎夫，他好像是認識我似的，和顏悅色的對我道：

——田先生，快出去吧！太太同姬家小姐在門前下轎了，特來叫我通知你的。我暗想，原來母親與真如也到這裏來，連忙迎了出去，只見母親携着

真如正在走進寺門來了。母親笑着呼我：

——蘋兒，快走過來，我們同路走吧。姬小姐尋你好久了。

母親伸過一手將我携着，真如也伸過一手來將我握着。三人在寺內各處轉了一回，後來走進那間淨室裡，大家立着批評那首短詩的妙趣。忽然我覺得我們三人站着的地方，有些搖動起來；一會兒幾塊方磚突地向上升起，一霎時就升至半天。母親與真如嚇得放聲哭喊，我也驚惶萬分，我們都緊閉着眼睛待死。焦急之間，忽聞耳旁有人說話，彷彿是女兒的聲氣：

——你不見那天邊的紅霞，霞邊的青鳥，相襯得如何美麗啊！

我想起不知誰也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正在驚疑不定之際，忽見眼前通紅，滿身覺得發熱起來；我立脚不穩，脫了母親與真如的手，直跌下來，飄飄蕩蕩，彷彿一片零落的黃葉。身未着地，夢就醒

了。枕邊還隱約聞見母親的喚聲與真如的哭聲。

十一月二十八日

絳雲彩霞的山坳裏，一輪紅日還沒有落下去；殘葉枯梗的道上，瘦長的身影陪着我一同躑躅。落日賽過天然寶盒內的一丸琥珀，我的身子彷彿懸崖上被風吹折的一枝斷木。落日剩餘的燄光，還燒着了半林楓葉，不過終不會點亮我那血淚與死灰捏成的心燭。我低首想想死了的母親，死了的真如，仰頭看看那天邊的紅霞，霞邊的青鳥。

慘淡的我，沈淪在慘淡的回想裏；慘淡的回想，飄蕩在慘淡的黃昏裏。慘淡呀，人間盡是慘淡呀！

夕陽不知於什麼時候落了；雲霞散盡，晚色蒼茫。歸去吧！歸向天涯，無用往來躑躅；歸去吧！歸向海角，天上的明星熠熠地照我歸去。我這樣清狂的性格，細削的骨節，一生只合在山水間流浪隱

逸啊！

我要到那沒有人跡，與人們耳目所及不到的地方去，在那裏任我高呼真如的名字，與招呼她的幽魂，在那裏我讓夜風竄進我的衣袖，我讓太陽烘爆我的頭皮。

家鄉別了！姑母別了！妹別了！者香別了！

這冊日記，就留與妹吧！

十五年二月十五晚寫成